



大備子集第九卷

傳疏

謝孝子傳 庚午秋

謝孝子名長良字子起瑞金縣人父為永定知縣小妻郭生子起於官署生而有異食不近腥血強予食驗之至七日必復稍長能依道士法持斗母戒人莫知其所以六歲父滿秩遷官盡取羣書封識之他器物無所取九歲從父官鄂州踰年卒哀毀骨立如成人父卒後母與嫡幾訟子起旦夜泣母前異居避之

松坡圖書館藏

程解訟相歡十一歲暴卒三日復甦人皆以是異子起子起亦稍得自立十三侍母疾涕被面且暮號如不欲生母疾已復侍嫡母疾與婢子同卧起且暮拜而號如所以事母嫡母能櫛沐乃歸母所嫡爲感動量分產食之是歲試於縣以嫡母病不郡試十五復試於縣當冠軍聞嫡母病復歸縣令強之不可十七母強之始婚十八補縣學諸生籍兩試皆冠是時嫡始均產授之嫡兄稍昂母詢則以均告年二十始與同縣楊以且楊以任楊兆隆朱恒敬謝士芳六人結

赤水社益肆志於學明年廩於二十人中方是時舉業文字相習爲剽剽割綴子起憂之作四書辨魔論著綱目諸史爲君子錄文多未竟而子起復再困塲屋遂以其年丁卯九月四日死於清江之橫梁其死也夜半盜起舟中人皆赴水子起與俱同死者爲士芳兆隆或曰孝子不當如是或曰孝子習處江上下灘淺石鱗立不害孝子蓋欲自全於盜也是時以任自南昌赴禮部試聞子起死歸視殯之子起有兩女無子以任爲之立後以兄之子啟廉啟立爲之子艾

南英日自舉子業興士多能以童學見者予不具論  
論孝子大節如是孝子十歲哭父哀毀如成人父卒  
能感悟嫡母撫孝子如子如是近代公卿之子象愧  
孝子多矣孝子生而有異死復甦如趙襄主長復厭  
棄婚聘強之乃可而終不能自全於盜悲夫

贈奉直大夫敬亭陳公列傳

壬申春

公諱允忠字維誠別號敬亭蘇州府崑山縣人公之  
皇祖按察司副使時馨公通政使直夫公父子官正  
德嘉靖間其後稍衰至公始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公  
少事父母以孝聞與諸兄弟友愛代父秉家政勤嗇  
不私葬養父母一切公獨任不以委兄弟兄弟先後  
相繼亡又爲經紀其後事其立身大本皆可法居鄉  
寬仁忍辱不與人忤常市產爲售主所覬負憐其貧  
讓弗取行寧波道中拾遺金還其人分金爲謝却勿

受比舍失火、或勸公龙器出藏、公曰、生平無大過、不爲動、火至舍、風反常、以禮繩族人之敗類者、及噬幾破家、公處之泰然、生平嚴取、予獨潔不染、與刑部周公太常卿王公相友善、未嘗借勢要自潤、遇事輒義形於色、常欲條陳猾胥利弊、格於勢、不能輒於邑語、其子曰、居官以謏蠹安民爲先也、公雖天性仁愛、其處身遇事不苟如此、公少以母命、俾持釋氏戒、能如其律、是時天下競宗雲棲僧、僧常叩公功行、嗟嘆久之、禮清風白嶽、同行皆病困、欲返、公奮然不顧、若有

掖之者、公於二氏之學、不厭其膚淺、其詳不具論、論其著者、公有子懋德、後公沒三年、成進士、贈公爲奉直大夫、命爲江西提學副使、  
艾南英曰、自宗門興、士多能以儒爲禪、予皆峇之、獨取大節、不愧儒行者、近是公孝友篤行、返風息火、天人交應、至蘊義憤惋、憂形於色、欲謏蠹安民、而不於其身、公之志、又是悲矣、

其其公文流又且悲矣  
人交顯至蓋其漸漸派然  
其其公文流又且悲矣  
人交顯至蓋其漸漸派然  
其其公文流又且悲矣  
人交顯至蓋其漸漸派然  
其其公文流又且悲矣  
人交顯至蓋其漸漸派然

吏部郎中念源丁公固始政蹟傳 甲戌春

國初典銓重臣不隸中書省而部尚書當古天子之  
相其後事權分於內閣部尚書非與內閣表裏不能  
行其志王文端之於芳洲王忠肅之於文達王三源  
之於劉文穆遇合與否不能不以其時况於輓近世  
士大夫涉末世之波流部尚書不能自行其志固也  
至於部司官獨考功選郎稍稍當事權其餘司奉簿  
書資格唯謹然考功取必外計選郎自大僚至監司  
奉部堂取進止餘州縣細瑣一切惴惴繩墨科道官

又從而咻之，畏彈章誣詆，乃甚於憐才。以東城林公之賢，爲選郎常鬱鬱不得志，其言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與冢宰之心；下通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與冢宰之心，未必選入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欲兩合誠難，吾盡吾心焉。爾嗚呼！吾常三復東城先生之言，故於評衡吏部，獨取進退出處大節，不愧者爲近，不必皆有所表見也。念源丁公以固始知縣考最入，爲吏部，其爲吏部，以天啟二年八月爲稽勲司主事，轉驗封司明

年轉考功司，皆各攝署其司。是年復轉文選司。十月丁外艱，崇禎三年再起，稽勲司員外，不踰月留驗封司郎中，甫拜命入署，而公以疾卒於宦公之居。吏部爲司勲常一理，選人蕭黃爲封司，綜核封廕爲考功。佐大察，其時涇陽張公掌銓政，與閣學士葉福唐相表裏，公居其間，循職恭謹，可以無過，而其以選司丁艱歸，三年服闋，當天啓丁卯，是時吏尚書爲金壇，急待公佐政，而公馳書告絕，未几金壇竟以瑞敗，故論丁公於吏部時，當觀其進退出處之節，足以風

勵末世而自其以萬曆癸丑成進士乙卯授河南固始知縣尤卓卓有能聲其政以教民化俗爲先始至則飾學宮制社學義田餼其師弟子次第其支旌其節行孝義以風之士彬彬向文學是歲河南貢士固始爲多邑旣相勸以孝弟未暮年感公之化有廬墓與割股及鬻妻而葬母者各一人公予賜三人章服其一人且爲贖其妻丁巳歲饑發賑振廩憲符止三月公不爲限粥餓者至麥秋己未歲嚴寒公捐俸絮寒數百人講求境內水利脩復蓮花塘白馬港長溝

他溪湖堰池如劉馥茹陵故事治尚簡要民有小諍屬鄉三老平亭不追呼窮竟是時東事興矣公調募有法師行而人不知然於鋤剪惡少戍辟不少貸覈民田與冊值無有失其田而稅畱者爲固始凡七年刻薦章二十有九其入爲吏部也固民空成郭送之境上歲時祠公像如初然公自服闋謝金壇吏尚書不願共事凡家居六年門無愧牘其後魯薄都城蓮賊餘黨煽動青濟間公散家財以募士助郡縣授兵登陴請撫按增馬價蘇其鄉之邑郵譟霑化九州縣

漕事無徵本色糜耗車輛免十鍾致一在成府道派  
本徵折之議爲德於鄉凡若干事與固始政當並書  
書其尤者誌公以循良特傳不在官吏部與否也公  
居官清慎生平孝友愛恤宗族尤喜汲引後學卒之  
歲年僅四十三今皇帝每當寧嘆息言文得好文  
選武得好職方天下何憂不治使天假公年得行其  
志於相冢宰治效庶幾可觀而不幸死矣公一子之  
箕博學能文章艾南英曰予得從公子之箕遊乃  
悉公家世公諱鳴陞字仲玉先世祖諱怙占籍蘄州

卜遷霑化生子誠子誠生伯源伯源生福福生忠舉  
鄉試爲饒陽知縣祀名宦鄉賢生汝夔自忠以上至  
伯源三世以汝夔貴皆得贈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  
使汝夔生懋正懋正以任子未官哀父沒母流與妣  
張氏哭泣不食以孝死成所生公父懷柔訓導繼志  
訓導生公以公貴封吏部主事所謂汝夔者卽嘉靖  
庚戌爲兵部尚書以薄都門事至身死子成莊  
皇帝爲復其原官而念源公以未及要卹典爲恨者  
也予考嘉靖庚戌始末深嘆士大夫持論苟且附會

又不詳詢故老使丁尚書之志不自於天下而又恨  
交公子之箕晚不及以故老所傳爲念源公言之丁  
尚書以己酉十月任本兵明年八月至而京營少  
壯者悉出邊敗死僅老弱四五萬其中總兵內監役  
占又萬人倉卒索兵仗且不可得咸寧侯鸞保定都  
御史守謙既相顧不敢發一矢而成國公希忠內率  
營兵城守東西調掣掩補士不得休息從容一飯當  
是時鹵莽出戰戰必不支故丁尚書勒兵不發發而  
敗是以都城爲孤注也兵部尚書不足惜如王至尊

何當是時楊公守謙所持亦如丁尚書意分宜未敗  
時議者旣欲重其過分宜旣敗愈百端文致之夫丁  
尚書非人臣則已苟人臣也臣子以遺君父死  
於死於權相等死耳胡不決計死而區區分宜  
遂能尼其氣使不出戰丁尚書所以致身事主者  
爲何此亦淺視丁尚書矣使尚書不出戰果自分宜  
亦分宜爲國萬全計非陷尚書致之辟也京營兵  
爲勲戚大將中貴陸海久矣一旦更張故轍其責在  
君相不在部尚書其豫計在十年前不在薄城下

嗚呼吾痛悲楊公守謙丁公汝夔之志寧以其身陷  
不戰之罪而死不欲率驍兵苟且一擲以謝世宗皇  
帝為孤注也今議者皆歸獄分宜分宜何必深雪獨  
使二公之志不白於後世豈不痛哉然則當時為丁  
尚書計若何日請於世宗不避勲戚不避中貴蒐  
討軍實先為計於受事之先不能而至於薄城下  
慎守焉待其滿載驕恣而覆其歸師策已下矣而當  
時亦無能行下策者僅罷成國公希忠兵柄奪遂安  
伯陳總兩月俸而已法不徹辜此真分宜當何罪也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二州無能守其州者當時人  
主以甲兵不戒罪不在守史一切貸其失職而寇萊  
公澶淵之後譖者謂不當以其君為孤注由智高之  
樂禍之京營兵不能戰罪不在丁尚書由萊公之譖  
例之丁尚書非失計也吾深悲其志而書其詳於念  
源公之傳既告公於地下且以告其子孫嗚呼為內  
閣者賴坐視勲戚大臣與中貴總兵以京營為陸海  
使薄城不能軍丁尚書不出戰即不自分宜分宜  
亦安得無罪哉

謝公之數遊青公其誠不欺其子誠歸其誠也  
謝公之數遊青公其誠不欺其子誠歸其誠也  
謝公之數遊青公其誠不欺其子誠歸其誠也  
謝公之數遊青公其誠不欺其子誠歸其誠也  
謝公之數遊青公其誠不欺其子誠歸其誠也  
謝公之數遊青公其誠不欺其子誠歸其誠也  
謝公之數遊青公其誠不欺其子誠歸其誠也  
謝公之數遊青公其誠不欺其子誠歸其誠也  
謝公之數遊青公其誠不欺其子誠歸其誠也  
謝公之數遊青公其誠不欺其子誠歸其誠也

大理寺左寺丞劉公傳 丁丑冬

公諱思誨字忠甫、贛州贛縣人、少孤家貧力學、為舉  
業、文務俊偉、整贖舉萬曆二十五年江西鄉試、明年  
下第歸、布袍蔬食、足跡不入公府、尋中萬曆三十五  
年進士、授直隸鳳陽府臨淮縣知縣、至則招撫流移、  
給牛種、墾荒田若干頃、流民復業三百餘戶、柳溝田  
水衝沙壓、額徵如故、公為請於上官、折半徵收、因以  
所墾荒田補正額、先時臨淮供應增設、陵監紙劄  
刑具、阜役護漕、守弁諸費無所出、常派辦里胥、公為

增減通融取公費給之著爲例公費銀有司例得利  
餘自澗墾田陞科恒隱占支銷二者公秋毫無所利  
濠梁紅心三驛皆在臨淮境先時取十七州縣富民  
僉充馬遞驛卒其後專責臨淮逃亡幾半公慨然曰  
害有大此者者乎乃覈徵羨商稅以足馬值發倉儲  
社倉息粒以糶驛卒因條列爲例至今賴之公常恨  
下差偏累平民多寡無定則吏緣歲更編高下其手  
公嘆曰人知減者之便民不知增者之尤使矣今不  
增民有立而斃爾因定爲制遇訟牒官坐曹治文書

無勾攝符下黨老使自赴期會其他徵收銖解皆有  
法與學造士崇獎節義祇驛前南岡高柳長堤彌望  
數里令臨淮六年吏部紀治行天下第一是時神  
宗慎惜各器考選多爾中泰昌元年始授湖廣道監  
察御史明年爲天啟元年遼瀋陷途差應序公而經  
畧熊公以其私意欲得御史某某監其軍公因請告  
歸三年補山東道御史四年巡按順永保河五年陞  
大理寺左寺丞公在臺中多所匡直議論與楊公澧  
鄒公元標葉公向高尤相合時魏忠賢竊政公請申

青頻宣非所以安元輔請以票擬屬閣臣元標以  
延杖幾死筋骨拘繫不宜責以拜起艱難疏出入人  
危公時楊公疏尚未上也未幾楊公奉旨切責公  
相過慰勞忠賢竟以前疏故用閣事中公降三級調  
外任舊例撫按解部有濟邊贖公所按屬內閣變  
產充餉事在前御史公奉戶部咨徵解諸閣遂指公  
受囑爲高陽令借解匿贖地公上書自辯竟得前  
責公去國而人多思公言者公在御史臺嘗書廬受  
通敵楊鎬李如楨悞國當斬其言固守疏者謂贖

以古北口一片石桃林喜峯爲旁門不得專恃山海  
向時海運從登州至旅順萬一敵從旅順至登州則  
天津可虞而運道絕今宜於喜峯一帶繕亭障蹊隧  
於海防專設戰艦火器使敵至得殲之海濱蓋天啓  
元年公爲湖廣道時疏也其後十年爲今天子庚  
午又七年爲今天子丙子敵兩薄都門犯陵寢  
皆棄山海繇薊鎮昌平入至丁丑鮮降敵島上多事  
敵朝夕練麗人舟師欲窺登萊皆如公言論者益追  
思以爲不可及公在臺中嘗一慮因多平反兩督文

武試皆經紀有法、公自罷官歸、至戊辰爲崇禎元年、  
今天子御極、召還林下忠節諸臣、有旨復公原  
官、竟以謝絕知交、故無寸楮達京師、諸柄人後進與  
向時葉公嗣高、鄒公元標輩、議論多水火、無爲公援  
者、公竟以寺丞終、公生平不佞佛、見縉紳墨行儒冠  
終年關說有司、而以放禽魚生爲慈悲、本末乖謬者  
恥之、訓諸子以爲戒、居母喪、屏斥佛事、皆隆萬以來  
士君子所難、公有子八人、在佞儉伶佻徐佻佻績  
學能文章、與予交厚、佞登丁卯鄉試、不詳其詳、

艾南英、且自遷、固傳循吏、代不絕書、所謂奉職循理、  
亦可以爲治、豈不信哉、獨怪萬曆之季、議論麗興、士  
大夫靡所適從、至入爲臺省、所持論如師行、無嚮道  
迷、失道乏絕、以交遊敗功名、損於治縣時、往往皆然、  
故吾於天啓乙丑丙寅之歲、觀其人、與其所友、如劉  
公者、可以無譏矣、士大夫處權奸之際、可不慎歟、

公嘗曰以無歸矣士大夫或對曰文烈何本勤懇  
效吾飲天智丁正丙寅文烈歸其人與其淑文收歸  
數夫數天醉以交裝娘便系歸飲道繼執其其其  
大夫魏世與歸至人為臺嘗與其請吸時許無歸道  
燕臣以為年豈不計其歸到萬徵之季漸備歸與  
文南英日身毀固爵爵吏升不歸書世陪奉湖爵  
賦

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蠡源陳公行狀 巳己秋

元年戊辰六月二十有五日南京兵部尚書蠡源陳  
公卒於家其子士業既叙述公之行次而以其狀見  
命予辱在士業交游向常往來淮上從老校退卒談  
公兵間事甚悉而又客金陵最久從士大夫聞公後  
先官陪京事又甚悉故不敢以不文辭謹按公以萬  
曆十四年丙戌進士丁外艱服除授刑部湖廣司主  
事改南京兵部調南吏部考功司郎中移病歸復補  
南吏部驗封司郎中癸卯丁內艱戊申起湖廣武昌

道叅政遷山東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乙卯遷福建左布政使丙辰遷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泰昌元年庚申遷刑部左侍郎改工部左侍郎總理河道壬戌進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又二年得請致政馳驛歸又三年卒公爲人方正介潔所學既定毅然措之躬行故居官所至以廉能稱然終身難進易退而其大功大節最著者無如護運道與救左都御史楊公大洪一疏故論公者於熹廟辛酉癸亥之際莫不多公之弭亂未形而又嘆其功高賞

薄壯其節健其勇退以爲不可及始妖賊徐鴻儒之初發難也謀先犯濟寧旣得濟寧然後南攻徐淮北寇臨德劫漕糧以飽十萬之衆公時以河道侍郎與濟寧道叅政熊公文燦探得其狀借遼警爲名抽夫兵六百募勇敢繕器械亟發卒執其渠魁斃杖下賊震懾舍濟寧發難鄆城賊謀出下策公之力也公旣免濟於厄然度賊勢必犯兗兗破賊未易撲滅而河臣例無兵會都司楊國棟以兵至濟公檄使救兗曰濟吾當以力守莫若趨兗乘其未定而擊之城下賊

可破也。國棟以衆寡不敵，辭公曰：「賊雖張然，烏合無紀律，又無鎧甲器械，突之必亂。此以少擊衆時也。」國棟如公言，至竟而圍已合，因出其不意，鼓噪乘之，奔斬數千，賊始退保巢穴。如困獸之在穴中矣。五越月而妖賊平，人謂是役也。公於濟寧與曲突徒薪等控賊謀，使出下策，救兗州，以便宜行事，使歸穴而困，符之功在城守戰，尅上而公自不明也。然是時賊出沒兗鄆鄒滕間，與運道鄰，運道延袤千里，深廣不及丈餘，無城廓險阻，賊以萬衆臨河，可頃刻盡。公以虛聲

阻其四出，而以實算扼要害，檄諸路兵百號千，千號萬，或號十萬，賊徘徊疑慮，不敢渡河。已調淮粵兵運木川兵，真保援兵各千餘，分布魯橋南陽夏鎮屯之。賊竟不敢侵，運艘得啣尾抵倉，不後期，減額於運道功最多。其後二年，有都御史楊公漣疏論逆璫魏忠賢事，公時以兵部尚書引疾杜門，不與公事。聞熹廟降旨切責，以爲漣疏皆牽誣，舉朝不能爭。公扼腕奮激曰：「國家安危有大此者乎！」卽日出署，合部院九卿大臣具疏爭之。疏畧曰：

先帝常命漣等輔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假令忠賢十有其一已足虧損聖德况如廷臣轉採就中無一虛誣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而授之恣所欲爲養奸釀亂何視天下太輕而待宦暨太重耶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家法者祖宗之家法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祇供使令洒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若此如祖法何疏旣上禍幾不測無何得旨致仕故稱公之大功大節者於天啟數年始終之際爲尤難

公天性廉潔壬午舉鄉試家貧無儲粟或勸公居間有司公謝不爲丙戌舉進士丁父錦江公喪終三年守厭冠苞履不入公門之制爲南司官時議指公與鄧文潔以讚袁簡肅貞吉爲江右三清再居袁太夫人憂家燬於火僦子偕室居之值歲冬風雨公牀無帷劉夫人猶御葛裳與士業拾斷梗燒擁禦凍有過而贈遺者猶却弗受爲武昌代署司篆額金徵收給散皆斥奇羨司署火風返火滅驗庫藏失三百金郡守曰藩司有贖緩可補也公曰吾代司篆非代支贖

錢也入捧抵之在山東歲饑民流殍公悉以俸入倉廩盡括贖錢充賑貸活民以萬計遷右布政司代署司篆斥奇羨如在楚爲福建左斥奇羨如在山東操江多庫餘覈揚州鎮江水兵存餉二萬七千安慶一萬九百上戶部佐遼東兵餉不以一文入囊篋自爲操江及河道諸巡撫巡按餽遺命幕弁收而籍記之異時卽以原餽報不復支庫藏巧歸爲利在濟寧例有廩給悉以給直宿兵自爲按察司至部尚書十五年不攜家一老僕執爨不解烹炮公安之不易其歿

也貸於親友而後殮蓋公天性廉潔如此然所至輒有能聲常執法不假貸權貴有以私干輒峻謝却之故法嚴而事辦武黃當江漢劇郡盜剽殺無虛日公條爲防禦十二事楚以無盜在山東爲按察使日夜治爰書平反其可疑者操江額兵萬五千戰船四百有奇遞減至兵四十船六十猶多疲壞公移文兵工二部以直六千船百八十爲額著爲議然是時水兵直宿舟中而陸兵無營各鳥獸散公爲造營房百二十令曰水兵離舟陸兵離營者論如法不暮年操江

兵皆果敢習戰事黃河所恃惟隄岸築濬東柳王多  
慮冒往往不如法運河當瓜儀淮洲之間歲資額夫  
挑濬苦爲勢豪包占公親循臨河郡邑驗堤覈夫無  
敢虛冒兩載黃洲安流留都兵素驕悍公先嚴蔣帥  
誅求之禁然後申法訓戒之軍無敢譁取戚公繼光  
舊法什伍編列壁壘號令煥然改觀南兵差船六百  
餘舊制立五等一造十四條名法繁多奸役遞相牟  
利公定爲三等九條之則九條以二十八年爲率以  
大條中條小條三等限以一定之費使法簡日少而

易覈通計三十年省費十六萬當時便之然後知公  
非盡以廉靜無營徒飾已自將以爲名也然公方爲  
南吏部時聲稱籍甚執政寓書擬改北銓雖其座師  
官諭蕭公良有亦以相告公遜謝再四竟不樂居羶  
塗移病歸歸四年乃復補南驗封司無何丁袁太夫  
人艱已服闋有勸公就補者公勿應薦疏數十上是  
時 神廟愼惜官爵所推補大僚往往留 中不下  
卽庶僚起用亦多留 中或間用副推以示不測時  
部議起公落臬章數十上竟不得 旨已改爲副推

又不得。昔公於是時歷部曹二十年，幾老矣，終不以爲念。至戊申，乃補武昌。自戊申起用，又十年，吏部三舉卓異，福建巡撫黃公承恆舉公自代，非有不次擢而當事者竟寢其議，久之乃改操江，及妖賊平，或告公曰：是宜疏，自言於朝。公曰：吾河臣也，河臣無兵，無餉，不得已設奇應之。以宗社之靈，漕得無悞，何敢言功。已部覆東省徐淮功次，僅得加俸一級。賜白金文綺者再，或曰：是宜進爵錫賡，公復遜謝。不自明。至南京，兵部尚書視事數月，卽引疾請告，竟以

忤璫躡蓋公難進，易退，有古大臣風，又如此。

新天子御極，方議起公田間，而公卒矣。公生平於文章好陸宣公，王文成，常持以自隨，又好稱說薛文清、海忠介逸事，其爲學以躬行爲本。在南都時，銓曹號清署，日與李公廷機、楊公時喬、瞿公汝稷論學不倦。所得者，持之益堅。至於臨事，無大小務，悉利病人，各得盡所長，性好保護善類，服官以來，爲德甚衆。或不盡知，未嘗有德色，與人交，絕去城府，或好暴人之短，輒止以微詞去，則隱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則未嘗

不介然不爽其分然則公之爲學得於躬行在居官  
廉能之外者人尚未之盡知也公諱道亨字孟起別  
號蠡源其先世居九江爲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歷唐  
宋十餘世同居號義門陳氏紹興中有諱績者仕安  
仁遂爲安仁人在安仁傳毅庵公標標生錦江公瑞  
卽公父也錦江公徙新建娶於藩府生子而天又娶  
袁太夫人而生公公年二十補諸生籍卽廩於學官  
歷官至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尙書距生嘉靖壬子十  
月十九日爲年七十有七祖毅庵公父錦江公皆以

公貴贈南京兵部尙書祖妣余氏妣朱氏袁氏並贈  
太夫人配劉氏封夫人副周氏趙氏兩遇 覃恩廕  
子者三長卽士業名弘緒以廩生補廕入監夫人周  
氏出次弘綸以附生補廕入監夫人趙氏出女三孫  
五涵淙澍弘緒出濟法弘綸出孫女二婚嫁皆各閭  
詳具士業所述行畧中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一卷  
尊生目錄二卷藏於家予生也晚不及知公之壯矣  
而幸與士業交最久竊謂自 神廟之季議論煩興  
士君子不幸而涉末世之波流欲嚼然無譏難矣獨

公始終無間言，豈不言而躬行有以致之耶？抑學道謙讓，有功不伐，置身功名之外，故能如斯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吾於公見之矣。謹據士業所述而叙其世次，歷官行事，大功大節之著者，上之太史氏，以待立言之君子，謹狀。

待誥封鄭室吳孺人行狀

甲戌秋

廣陵鄭超宗之元配吳孺人，母族出溪南。溪南以族望於歙，天下皆能道其家世，而超宗爲時聞人，予已詳其世代於東里公狀。中孺人父諱某，以鹽筴賈海上，庶舉孺人，幼莊慧，嫡憐之，如已出。父嘗私語曰：是女勿輕字人，擇婚歸超宗。超宗時年十八，超宗父東里公以市義聞，賓從如市，孺人歸一月，輒能代姑，給數十人饌。超宗讀書山寺，歲不數歸，孺人事翁姑，曲盡孝謹。超宗無內顧，以時餽超宗，衣糧週，童僕無缺。

超宗年十九偶不得志於童子試泣而歸孺人慰之  
日時未至爾幸無懷安超宗因渡江適金陵山中遇  
士於塗憐其才貸十金週其窘卒歲始反無以償欲  
請於東里公恐以狎邪疑孺人脫釵鈿質而償之其  
後超宗交益廣好遊喜客東里公慮超宗且廢學故  
靳其資資皆取足孺人孺人毀衣飾無所吝超宗以  
孺人故得廣延名儒以鷄黍成歡周行各山川証其  
所學是時東里公與張太孺人掌家政超宗昆季四  
人孺人與妯娌居無少忤有好勝者退讓無所較乙

卯始舉子爲星再舉子不育甲子超宗赴應天試神  
告孺人以夢超宗遂冠其同門是歲三舉子超宗方  
赴會試因名以會丰格奇偉甚得孺人歡未幾而天  
孺人哀思廢寢食而東里公捐館孺人復四舉子不  
育悒鬱悲快謝絕讌游六七年如不釋於懷者歲時  
惟太孺人介壽稍作歡容然孺人雖艱嗣課爲星必  
嚴旣冠婚猶加杖責幼女在側肅括無苟言笑於是  
時超宗兄弟始析箸超宗不習家事出納盡倚孺人  
孺人不私一錢歲終會計常以贏餘歸超宗食超宗

與爲超宗款客必豐選而自食食兒女不嫌菲超宗  
遠出未嘗沽酒市肉日費簡十六七母家微落時告  
急孺人孺人裁服飾以應勿侵家橐謂超宗曰若雖  
無所吝然漏卮不可爲訓寧以廉薄受怨謗御僕妾  
懲悍翼孺省病周乏感畏孺人如神君辛未超宗再  
罷對孺人不以爲憂語超宗曰而性卞急多疎早服  
官非宜癸酉超宗入山秋盡歸室孺人已爲超宗治  
葦超宗行孺人泣曰高堂食息非復曩時勉圖一第  
以歸超宗慟而出比出再入意忽忽不樂甲戌寓京

邸超宗題詩壁上有高堂兒女聚待我夢中完之句  
時梁飲光于淚姜開先承宗讀之相顧慘然已而起  
宗所御犀簪忽自折孺人果以三月二十一日卒于  
家孺人以二月十四日疾疾之日遣家奴入京師  
省超宗超宗旣罷對聞孺人疾自黃河馳歸竟不及  
初孺人夢一媪與亡妹強之偕行求免不得許以三  
年臨終大聲誦佛號而去其疾也以聞超宗放榜不  
遇而劇傷哉孺人之志也孺人生萬曆丁酉七月十  
五卒崇禎甲戌三月二十一享年僅三十有八子一

卽爲星女三、一字給事中、永言姚思孝子、一字仁和、  
知縣脩之王永吉子、一字錦衣衛指揮孔昭高、愷子、  
孫女二、超宗諱元勳、東里公第二子也、艾南英曰、  
予狀孺人諸瓊節、縷縷不盡述、述其大者、夫以婦承、  
夫均吾體爾、母族告急、不私其夫一錢、視今之擁旌、  
纛、縮錢穀、司兵餉、而糜之、與監守自盜、致入主上、不、  
信、而寄耳目於中、奄其人居官罪狀、與其心事、視孺、  
人相去、賢不肖何遠也、然孺人病、以聞超宗罷對、而、  
劇得失之際、怨及寡妻、爲主司者、失士之罪、可勝道、

哉、因條其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丞晉、吾、欣、君、行、狀、

公諱來賓、字德敷、別號晉吾、其先世隸陝西西安軍

衛、宣公父某、讓爵、廢徙家杭州、遂爲仁和人、公少攻

文辭、尤好爲詩、壯歲入京師、爲殿中書監

君某所、知、使、掌、寶、積、然、陸、君、所、付、母、錢、無、幾、又、以、結

嘗、設、夢、直、盡、公、爲、質、質、轉、輸、會、陸、君、疾、遂、謂、光、祿、賀

君、樂、然、曰、伏、先生、於、利、急、公、後、且、其、入、規、言、知、行、宜

公、子、子、弟、也、一、奇、聖、君、所、喪、貧、萬、金、索、者、曠、門、子、

天傳子集  
卷之九  
公諱來賓字德敷別號晉吾其先世隸陝西西安軍  
衛官公父某讓爵廕徙家杭州遂爲仁和人公少攻  
文辭尤好爲詩壯歲入京師爲殿閣中書陸  
君某所知使掌貿積然陸君所付母錢無幾又以結  
客故費且盡公爲質貸轉輸會陸君疾革謂光祿賀  
君燦然曰狄先生於利急人後已其人規言矩行宜  
令吾子師事之時陸君新喪負萬金索者填門子弱  
幾不能葬公佐其子襄大事旣謝陸氏公徒手無所  
持因勸其事以書立書昏于鞞鼎去去之吳其勝道

明故廸功郎直隸鳳陽縣縣丞晉吾狄君行狀  
公諱來賓字德敷別號晉吾其先世隸陝西西安軍  
衛官公父某讓爵廕徙家杭州遂爲仁和人公少攻  
文辭尤好爲詩壯歲入京師爲殿閣中書陸  
君某所知使掌貿積然陸君所付母錢無幾又以結  
客故費且盡公爲質貸轉輸會陸君疾革謂光祿賀  
君燦然曰狄先生於利急人後已其人規言矩行宜  
令吾子師事之時陸君新喪負萬金索者填門子弱  
幾不能葬公佐其子襄大事旣謝陸氏公徒手無所

資改爲吏授工部庫局大使謹畏自將公神祖贈公  
父如公官其制曰廉慎著聲時論以爲榮出爲四  
川鹽課司提舉遷鳳陽縣縣丞公不樂仕宦棄官隱  
揚州以邊商寓於賈時萬曆末年中使四出鹽斤增  
重邊引壅不售塞商皆逃諸賈請計於公公爲條陳  
戶部及請於疏理滄孺袁公更定綱法商通而課足  
事詳袁公條議中或曰皆公所按計其後袁公竟以  
忌誣論賊諸商願贖金爲袁公代償有以邊商遠在  
八鎮稽歛爲難者公言邊鈔皆歸內商九塞各籍就

運司徵詰無難邊商旣輸內商輻輳捐助竟脫袁公  
於獄袁公踵公門謝曰狄先生智義俱全徵先生安  
能生見吾母益公以吏隱以賈隱於公私多所補救  
其在京師之庫局過糧運指揮以運軍侵盜過多當  
大辟公爲代輸免其獄有老翁攜孤孫行京師道上  
翁忽仆死其孫解囊中遼袋貿銀以殮公急止之日  
無以重物招盜捐已貲爲具葬如禮遣所親信護其  
孫歸棄官歸杭州時省其先壙見棄骸遍西湖兩山  
募人爲收厝量骸以斛計其傭值生平篤天倫弟曾

分已貴爲之立業弟客死長蘆爲還其夙負攜其觀  
歸杭州爲其猶子婚教之如已子有遠宗不能自立  
者憐其才爲之娶且援例入國學今爲淮安衛經歷  
公所爲孝友敦倫多此類生平重施報有老友遺公  
以畫以乃知其爲名筆將厚酬之而其人已死且無  
子公躬至其墓爲之祭掃且訪其婿贈酬以金帛葬  
山西友人於京師併爲訓其子稍長課以鹽筴遂爲  
富人常買奴婢知其父無子女厚周遣之公所爲德  
於人多此類公束髮自杭如京師至棄官隱賈於

揚故常生平以得死首丘爲喜其卒也以歸杭州觀  
其兩孫秋試遂卒於杭杭之士紳有哭公而慟者皆  
曰安得復有商國家利弊不爽如公公生嘉靖丙  
辰九月二十四日亥時卒崇禎癸酉九月十七日戊  
時孺人楊氏生子一元吉以國子監生中壬子副榜  
先公卒女五長適國子監生尹大烈今大歸以節著  
里中次適國子監生傅汝棟次適國子監生王之來  
次適國子監生金湯鞏次適大理寺副陸宗本子國  
子監生陸照所謂陸宗本者卽中翰陸君某子也元

吉娶李氏繼娶包氏生孫男四長秉謙仁和縣學生  
娶張氏次養謙杭州府學生娶張氏次撫謙娶滑氏  
次崇謙聘裘氏孫女一字張恠曾孫女四俱幼未字  
竊按公爲幕職不以卑官自菲薄又能仁於衆友於  
兄弟信於友於德宜誌宜銘因條其事以待立言君  
子謹狀

募建延橋疏

由郡城而南其東南諸山之水迤邐西北至金鷄城  
而與汝水合水初發源雲林支峰之足行數千里奔  
流激射俱岸束兩山嚙石激麓至延津而爲平田疏  
土受上流之水旣衆而津傍復有湖圩戾浸春夏淋  
雨瀰望數里行者艱焉然以其與王程不相屬故自  
有郡以來未有石而梁之者康寧之季始建東鄉  
縣而延津居其衝又以縣當閩浙之戶而縣治旣立  
傳廚輿馬日以告節每監司部使者往來信州豫章

必以吾邑爲孔道、可以東經雲錦而西經鍾陵、於是  
延津之冰復爲郡守相及五邑令長之所奔走、文移  
之所絡繹而病涉者不與焉、嘉靖初年、始累石爲梁  
而邑先達給諫少初徐公爲之記、蓋橋成於今九十  
有餘年矣、中更修葺、僅以支吾目前、至今夏而頽圯  
無遺、鄉耆數人舉慈相寺僧正良居津傍、之佛念思  
始創之艱而規復之、計其費值以千緡、乃介其師屈  
妙相而請疏於予、予謂是役也、五尺童子知其不可  
廢、亦安用予言而張皇之、予獨告以古今立政之異

與良之所以自致者而已、昔周官之制、有合方氏掌  
達天下之道路、有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川澤  
之阻、此卽後世橋梁之事、而周語有之曰、辰角見而  
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然則  
澤無陂障、川無舟梁、此爲政者之責、而非民之所自  
爲也、然古者世質而事省、而又有郊里之委積、以待  
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大都皆廬舍道途之費、  
後世併取而歸之筦庫、猶告不給、有所興作、執事必  
爲額外之徵、以厲民、而官自司之、則又有脂膏之嫌

訪黷所叢甚者橋成而官去於是主之以募僧督之  
以鄉者聽民所樂從而莫之強此窮則變變則通皆  
所以濟王政之窮而助有司之所不及也雖然官不  
任而委之民民力不全而倡之以浮屠氏彼浮屠氏  
者又有福田利益之說以聳其民然民有不從而事  
有不集何也此僧徒之能集事者非其材力有以過  
人其人必樸重端愿節浮靡苦衣食而他無所營故  
誠至而孚物從而應之夫誠之動物也豈復有大小  
之殊哉苟行不足以信物志不足以茹善則雖貴卿

鉅公不能取必君民上下而况其次焉者乎良其持  
古之主政以告四方之人而又守之以一達之極誠  
堅忍其性以從事而民有不從焉者否抑妙相爲予  
言良嘗數千里三走滇雲洱蒼之地歸而施慈相梵  
宮鑄釋迦四天王韋馱之象皆以數百計夫滇雲爲  
鬼域魑魅之邦而所募者又皆蓮像金輪天龍人鬼  
幻怪之事其遠而難孚幻而無徵者舉之易如此也  
則其於彰明較著者予將卜辰之果能信物而茹善  
以有爲也嗟乎諸葛武侯之治蜀橋梁井竈無不修

治而張詠崖識萍鄉之政亦特以其道塗修葺更鼓  
分明而已而萍鄉令遂為顯人然則是役也土以濟  
王政之窳中以成郡邑守令之美而下以通農工商  
旅夷戾之利其視建精藍施潘計者功德當萬萬也  
願與宰官居士大姓豪民長者相與共之天與與  
言便言者千里法也  
望其其以錢車而刃亦不與焉西味味味味味  
古文至如物皆阿氏文人而文守文以一事文以始  
馳公不謂其必果其七而刃其必果其平其其其

空王唄音序

嗚呼此故金谿文學鄒子寄我之書也鄒子博極群  
書又攻古文辭而尤深於內典當其少年有聲場屋  
既而雙落浮沈諸生間其鄉先達縉紳爭迎置幕中  
授書記鄒子夷然不屑也所著書既多散逸獨所謂  
空王唄音者蓋嘗以稿屬其內弟吳子仲賓仲賓謂  
是書實鷄園鹿苑之佐而書林某氏請受而梓之予  
乃得卒業而嘆曰嗚呼斯志也予嘗從事如斯矣予  
中不自揆欲編次西方之書斷自釋迦記其自王宮

入山及出山說法所成諸經次第以至滅度如年譜  
本紀取諸大弟子阿若陳橋如摩訶迦葉以至中華  
諸祖及唐宋以來神僧散聖次至箋經著論能詩能  
文之流類分代次以爲列傳而釋迦之經其多至于  
五千卷與夫諸僧論解集疏代增歲益而來已也然  
每書爲撮其大指校其卷目如劉歆七略班固藝文  
馬端臨經籍通考之類以見其凡至於宗派之分互  
相攻擊于是釋迦之門遂如吾夫子之道有子張之  
學有子夏之學有顏子子貢之學有子鄭之學有朱

陸揚呂新建新會之學矣欲一其源救其弊融其攻  
排之說使人得觀釋氏之大全而歷代時君崇毀盛  
衰與夫偈頌詩歌語錄之文併附而見焉如此者往  
來於心二十餘年矣予志未能踐而今得鄒子之書  
然後悔予之志廣意博驚窮大而失居也鄒子淹通  
內典其廣深無所不涉而其成書若是其嚴且核譬  
之振衣裳也舉其領而已畢矣其首四十一章誌入  
中國之始也先以福田利益姪殺盜戒不三宿桑下  
之說則粗而易入故信從者衆使佛入中國不先以

摩騰而先以達摩則愚者無所知聰明者亦無所緣  
而入何也以無文字而悟者必先以有文字而溺者  
爲之對也次般若波羅密多者語空之竟也佛之道  
不踰一空而不礙也則不捨一法不立一法後世千  
萬言不能踰是也次首楞嚴者萬行之所始所歸也  
徵心辨見知根塵之非性及其證修則又從六根而  
入以六歸一六者不行則雖觀世音之圓通亦由是  
路而究竟堅固之法成矣其附以偈頌歌詞則諸禪  
所爲揚眉瞬目而捧喝之下人人自以爲有得者也

至於六朝排偶卑弱之文鄒子以其有助於教而不  
忍棄也則鄒子之多愛也然則鄒子之爲書亦已博  
矣或者謂其簡于註大藏而剩于收雜文以爲鄒子  
病也是不然佛之書汗牛充棟自當世學已有入海  
量沙之困故雲門至于罵佛而藥山至于禁人誦經  
此雖矯枉之說然而爲佛之大旨可思也吾夫子以  
詩書禮樂訓天下然而文滅質博溺心則吾門猶  
非之况宗門之學簡易直捷倍此者乎初祖授受止  
于楞伽四卷而嗣黃梅者一言而悟則金剛一語也

學者勉之有能讀鄒子之書而通其始末其於入佛  
之道不患其存乎見少矣予有好博之弊故因言以  
爲戒而又以告天下之讀鄒子之書者嗚呼鄒子爲  
不亡矣

楊林寺新鐘碑銘

代孫侯作

物有至微而托其人以重事有至近而治化之所關  
者君子未嘗以其微且近而忽之名伯之棠物之至  
微者也而得咏於風雅帶牛佩犢事之至輕者也而  
見紀於前史豈非以其人與其治歟楊林寺居東鄉  
縣之西北寺建于唐而重修于 茂陵之初年今上  
壬子寺僧世傑復構大雄殿革故啟新而古鐘以歲  
久聲柝迨予視事之五年始克改鑄功旣告成矣然  
新有醱募勢不能復書向日所施姓氏於是舊施之

齋以強悍毀成而予爲之勸誨開導精法互用乃復  
金錫之齊而旋蟲之幹始具寺僧思誌其事且欲序  
而銘之以爲請夫一鐘之微不足以煩記載然法之  
所齊民之所軌卽予爲政遠媿名伯似無當於甘棠  
之寄然而事之至近者皆爲政者所宜悉也蓋縣興  
于今百餘年矣其始割數邑而成迄今猶從其朔其  
從臨川金谿縣而來俗多文而雅馴其割雲錦于越  
而附者俗之頑囂好競亦如之然猶幸其愚而樸也  
愚故好動而捍綱樸故無機械而可與更始且夫民

情何嘗之有視上之所轉移而已矣以佛氏之教論  
之雖其身之軀骸首趾與山河大地皆視以爲空華  
不實終歸幻滅又何計夫一鐘之成毀也哉則夫昔  
之施與今之毀之者彼原無福業二相於其間而諸  
禪所論則雖劫殺淫盜皆幻身所爲與真性無與悟  
則可以立地成佛而所造業如風吹敗葉根幹自如  
則當其毀之也一念所胎已墮髮鬚及予爲之開導  
而從化也此念一新如冰消凍釋水性融會雖僧伽  
羅漢猶將與而造之故曰民情何嘗之有視上之所

轉移而祀矣。雖然土之所以至此者，亦何道以施之？蘇子瞻有言：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于度量。與權衡，蓋以為無我無意，然後得萬物之情。夫古者神瞽之考，中聲也。瑟琴尚宮，鐘尚羽，大不踰宮，細不踰羽。一稟於律，而後小者不窳，大者不擲，不然無射而為之。大林，周景王所以敗也。臯氏之記，厚則石薄則播，侈則柞，弁則鬱，長甬則震，一鐘之微，而莫不有自然之數。如此使為吏者，平其政如治之受金，不

盜其量，如聲之中律，不爽其數。如鐘之為樂，為鏡以至于為篆，為枚為景，為墜，莫不有部伍布置均節而無偏。則民將以死生寄我，而況於一鐘之成毀哉？乃廣內典之義，為之銘，未復歸于吾聖賢之旨，以為曲終奏雅之意。銘曰：佛勅羅睺，示衆聲聞。擊鐘為聲，聲已為寂。

佛訶此義，名為結習。及言五陰，因有大識。

名此六根，對曰六塵。爰有六入，聲聞其一。

心識為本，六識為末。本體為真，末流為妄。

及其既悟 無真無妄 在眼曰見 在耳曰聞  
在鼻聞香 在口譚論 知者佛性 不知精魂  
我觀此義 于理云何 聖賢之言 有物有則  
曰器曰道 曰感曰寂 無物何則 無器何道  
人外與內 豈俱幻妄 何必却聽 乃始為聰  
何必却視 乃始為明 及其發用 未則維寧  
是此為真 非此即妄 昔有告母 生之謂性  
彼以知覺 此以精魂 真二義於 猶惟與波  
豐因末流 傳習分消 外道殘魔 贅附其中



周孔之訓 如日方東 外訛承襲 衆說猶蒙

佛何泥斯道 所禪律於攻 敬作銘詩 仰稽大雄

天授弟子迦葉 二十有八傳而人中國為中華初祖

於是南嶽湧仰 雲門臨濟 五宗雲布 此皆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混性成佛 其於經藏論詳 既不啻主道體

相親之而於漸灑 說禪機 則尤所不備也 於

諸大師非其 生其新法 遺教則未有專主者 獨佛徒

世說法 四十九年 間其弟子 阿難等 則善憶蒙佛



然則鶴園鹿苑之書流布方矣阿難爲功首今所祀  
慶喜尊者是也。未流漸弊不以見明心性而獨爲人  
持誦求福澤利果於是懺悔科儀緣飾附贅六代天  
監中梁武寶誌實如爲之梁武不足論寶誌號稱神  
異然亦附會時君因其所就其心亦謂其君姑足語  
是而已矣。后魏太武剽滅沙門像法中頗有英公名  
德復振斯道至唐代宗尊禮胡僧不空每歲修齋飯  
僧至數萬人不空死而追謚上公正史頗譏之然外  
傳或稱其嘗至獅子國能辨奔像玄宗令與方士羅

思遠較術思遠不能勝又手持木神禱呪木神能立  
且瞬目以爲異故遠近奉以爲神至宋初有開士楊  
君兼通儒釋嘗著僧史集解華嚴作水陸道場科儀  
行世故今制梵宇嘗祀慶喜爲經藏祖祀不空爲禱  
呪祈名祖而梁武寶誌英公楊大士皆以有功齋儀  
並從尸祝名曰六師白城院故未有六師像特建木  
主以祀院之僧法明願募六師像而請序於早或謂  
佛以正覺清淨取足自性一切語言文字布施供養  
名有漏果是六人者於彼教中原無功德惡在其人

人尸而祝之也是不然夫梁武以下功德不足論吾  
獨者取於慶喜爾且以儒者例之夫文滅質博溺心  
隨聲附會者亦能病之然其始也猶以六經註我及  
其弊也高者流頌空卑者至取一切知覺識情私利  
欲想指爲良知自然而併以其說誤天下甚至束書  
不觀游譚無根然後知聖人之道不趨器而道存由  
踐迹以入室彼固逆知後世之流弊至於此極也詩  
書禮樂之迹自唐虞三代時以爲治而不以爲粗下  
至漢唐經師章句訓詁疑於聖道已梟而馬鄭王杜

諸儒猶得與濂洛君子並祀瞽宗然則文之于道可  
盡去哉譬之千金之子其祖父有產業庫藏則必有  
記籍焉以與之記籍者非產業庫藏而產業庫藏所  
恃以爲命者也棄其記籍而遙憶曰吾祖父所與我  
者如是如是則亦終不免爲丐夫窶人而已矣佛之  
道亦然使當時非執筆弟子宏宣妙義則後世禪家  
亦安能遙憶宗門而曰吾佛所與我者如是如是哉  
卽達摩不立文字然猶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  
伽四卷曹溪證聖亦由金剛般若教之則語言文字

可盡去乎、吾謂有功大乘、固未有如阿難陀者也、獨  
五人者、特以科儀職法、享有廟食、似侈于報功之典、  
然屬官聖人、尚有太祝、猶鬼神祇之居、而又男巫望  
衍就號、女巫祓除、爨浴、則夫祇禳禱祝、以畛鬼神、固  
盛世所不廢也、且古之爲禮者、費則祭先、炊龜則祭  
先、卜田則祭先、齋而八蜡、順成、雖昆蟲猫虎、得分功  
於天地、古之君子、事無大小、使之必報之如此也、今  
之寺僧、皆以轉誦祈禱爲蚩蚩之民、請福禳而梁武  
五人者、實爲之先導、則亦以迎猫迎虎之類、推之食

報于其黨、安見其不可、故予因寺僧之請、而爲言六  
人者、有可祀之理如此、若募者施者、各生一念、謂是  
有福田利益焉、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知寺僧之行最詳、其勤而職者、必左右而仰、冀之先  
時、寺之僧有正顯者、以寺前大溪、春夏驟漲、歲有漂  
溺之患、而吾鄉富商大賈、皆在鎮、實乃恭禱走金、商  
海蒼海、而建長虹、以濟衆、雖之第曰、止、廣、長、守、其、宗、  
門、下、律、其、功、以、智、其、祈、求、至、於、寺、僧、有、見、寺、僧、其、

然謂演聖人尚有太視猶覺神祇之居而又易巫望  
衍就號女巫被除孽瘴則夫祇禳禱祝以珍鬼神  
蓋世所不廢也且古之為禮者費則祭先炊適則祭  
先中則祭先蒿而人蠟順成雖昆蟲猶虎豹公坊  
亦賦田什益焉以長平之祖雖朕也報之如此祀公  
人皆向阿脈之野以此昔慕亦賦亦各主一念隨其  
辨于其黨是具其不可辨也且寺創之簡而為言大

白城寺僧之滇黔募建觀音閣疏

白城寺建利于吾在之南不知其時所自始正德初  
始以予遠祖茂祐府君宋紹興所施產改附焉故余  
知寺僧之行最詳其勤而職者必左右而仰冀之先  
時寺之僧有正顯者以寺前大溪春夏霖漲歲有漂  
溺之患而吾鄉富商大賈皆在滇雲乃裹糧走金齒  
洱蒼蹄而建長虹以濟衆顯之第曰正演長守其宗  
門不辭其力以廣其所未至於時故有觀音閣據大  
雄殿之北歲久圯敝大槩國初所構也演經歷寒暑

凡三載所至緬甸滕川姚永臨麗足跡遍七千里而  
僅得百金以歸歸而益以近地所施闢雖粗建而磚  
石甃砌塗墍粉繪之資計其費當半之蓋三年而不  
能舉也乃復有滇黔之行滇雖僻處西南夷而吾鄉  
之居貯轉貿者多聚於茲土其行也願得一言以爲  
募辭雖然予何以益正演哉大抵吾鄉之俗民稠而  
田寡不通舟楫貿易之利雖上戶所收不過半畝數  
鍾而已無絲枲竹木之饒故必徵逐于四方凡其所  
事之地隨陽之屬猶不能至而吾鄉之人成都成聚

於其所當漢之時已有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  
滄爲他人之謠至高皇帝命沐將軍犁鉏而衣冠  
之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  
縣其地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嘉靖間則  
有沅江之變武定之變緬甸之變近者復有鳳酋之  
變其剽劫屠戮之所禍則賈於此者實受之至于黔  
之士酋生殺帝制又復有金木蠱蛇藥毒之所苦幸  
而脫其地則僅有九驛線路以通行旅夫古所愁怨  
悲歌之地而吾鄉之人以爲樂土恆長子孫構維子

其邦其所以致財者遠且難若是故雖父母妻子有  
棄捐不顧者矣其輩數十緡而歸銖悉握算不爽毫  
毛至於財如此其於施可知也而獨白城之僧能得  
之顯有濟於前演有成于後此無他誠足以感之也  
凡他僧之不職者往往以乞化爲由背師門逃數  
里外所得財物盡以漁酒色故人共駭而不知信惟  
自城之僧居別力耕以自給暇則持科儀懺法爲人  
禱祝食粗糲衣布褐無耳目綺紈之玩有所建立必  
積累歲月以期于成故所至而孚令演迥至於斯

也所遇皆吾鄉長者必從而詢曰汝寺某水某丘吾  
幼時所遊也其老僧吾髦齒時所見也鄉鄰某吾交  
遊姻戚也皆無恙乎然則演所募者皆平日道故舊  
諸檀樾豪士而寺僧向所建立莫不有成又足以信  
之故予因其請而樂爲之言演其持吾說以往當必  
有踴躍而捐施者矣有謂朕至元順初年而施學士

亦有經藏記入我明而存孤雲者豈能詩文不棄物  
之亦郡東盜起剽劫外之支地爲家而

大備子集  
梁朝不顧者矣其章數千餘而餘錄其要者  
此至於財如此其於施可知也而獨自施之  
亦觀聖而能施米矣 成子後此無他誠足  
文通乎國其體而樂之其言其其其其其其  
昔對琳臺士而詩留師說教立其不計其  
其賦其也昔無恙乎然則其其其其其其其  
此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也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重修慶壽譜序

慶壽寺初建於唐為利在臨川之西隅元和十五年  
有智海者改建於縣治之東距城九十里寺有石刻  
觀音像為吳道子筆宋初有五大師曰如矇及其徒  
宗儀宗億宗儼復而光大之腴糴以石計者三十有  
奇至理宗淳祐而始有譜牒至元順初年而危學士  
素有經藏記入我明而有孤雲者號能詩文不康陵  
之季郡東盜起割臨川之支地為東鄉以鎮之故寺  
隸於東今上初年僧以訟連半廢其產時時持產券

質子錢家子錢家皆豪右特以直半收上氓之利久之寺僧逃亡琳宮梵宇鞠爲茂草又十四年而郡之大中丞周懷魯先生遊其地謂是故象王宮不可廢也屬老僧清乘爲之修復而適會吾師氓源劉先生來令東汝先生循行阡陌詢父老按籍而得所併吞狀乃酌量於精法之間取其十之三還給清乘乘構材料工釀宰官居士檀施而旬月工成將碑石鏤書其廢典之由與其田之冊籍以告後之人于是氓源先生以計最遷戶曹矣乘併思所以誌之爲畏壘

說也乃以碑請于吾友魏士爲而以請爲之予蓋古之爲政也有機權以行乎其間至于幽帆屈漏禮樂政刑之所不及施又其民顧畏而知惕聖人未嘗以爲迂而不事苟卿有言天旱而禱之上筮而決大事日月食而救之非以爲得所求也以文之也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今夫詩書春秋之載言天人之際微矣其詞曰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日且及爾游衍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春秋災異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功

歸于畏天夫天積氣而已矣非有性情思慮耳目手足若世之覓藻而帝王者爲能生殺予奪也聖人凜于天命鬼神之戒兢兢若此夫使智愚貴賤共楊于禍福以爲不可度不可射其惟天命鬼神而已匹夫匹婦語之以禮義繩之以法度無樂就者語之以地獄輪迴刀山火池無不髮直而色變此非神道設教之遺乎况今之浮屠皆顛連無告而思衣食其中者也井田廢而貧者無立錫之地宗法廢而民輕去其鄉比里族黨之法廢而民吉凶患難無所恤有彼法

以收之爲之披緇持鉢以全其生爲之慈悲忍辱以淡其血氣爲之戒律以防其邪爲之嚙祝祈禳以被除釁浴使強者無潢池之警弱者無饑寒之累於以代王政之窮而養斯民之無告者則岷源先生之不廢茲舉也夫亦神道設教之遺而周禮巫祝之制收養窮民之意未始不存焉矣

廣西之桂林知府而文員之徵得未嘗廢及小民



其端考之天官書及漢晉二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然則六星無所不統非獨以文而已也及觀王氏見聞諸書則謂帝君十七世爲士大夫至西晉末生於越嶲張氏始跨白驢而仙掌司文昌之籍而棲其神於蜀之梓潼夫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而文昌六星居其斗柄自開闢已然初無待於人之神以司之况自周迄晉凡二千年豈生民之初經歷世數必虛其職以至於晉而後專屬之帝君耶抑帝

君文武忠孝實鍾文昌之精若所謂嶽降申生者不然則英秀奇麗之氣死而不朽上比列星若傳說之騎箕尾皆未可知也乃今之祀則又有異者群邑之士民取有德之令長而尸視之而上及於帝君不已誣乎雖然郊禋宗祀必有其配若后稷之於天文王之於上帝是也公以眉州名士出仕茲土其鄉邦皆帝君所生所治所仇所報所棲神之土疑必有夙種其間而其功德著於吾邑者釋冤滯釐部解有奮不顧身之義蓋嘗欲改輕齋以逸山民設驛使以休邇

傳雖爲當事者所沮然義勇形於色而心勞吾邑者  
周且至矣且所謂文者非翰墨藻繪而已懷柔萬民  
德及遐邇休之以文定之以武斯義也帝君幽則用  
之雪山矣明則用之清河矣卽其化蛇裂石摧壓五  
丁糜身以保全蜀之人其義勇有相類者夫不勇則  
不能仁而仁故能勇是公與帝君所以配也然予猶  
有進於此夫物之無遺鑑者至於神而止矣群天下  
億萬之士三歲而取其什伯之一以貢於禮部禮部  
又取天下之士擇其什之一而爲三百人宜其爲帝

君所祐者必材且賢其所不祐者必庸且不肖然空  
疎庸腐與淫穢惡戾之人往往紆青紫登仕進而高  
材績學脩潔自喜者令其老死困頓而不得沾縣官  
之祿卽或遇矣又遲之桑榆使不得及其鋒而用之  
以有爲於天下豈帝君之神偶不察歟抑世固有衆  
醜惡正如釋氏所稱諂詐無天行者之神以爲是人  
之與而不盡出於帝君歟抑帝君之側有竊弄其柄  
若世所繪暗者聾者與控轡之武夫眯目昏衷錯亂  
帝君之文衡而使是人得冒濫以進歟乃人則異是

開今之高材積學屢積而後遇者則人必曰是人也  
常擯於某擯於某幸而遇某先生之識鑒而始見其  
奇也故雖以英之不肖而公固嘗憫其屠龍之技而  
收之勞新之餘然則人者固贊神之所不及矣持是  
說而募文昌之閣不已左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材者必售而庸者必黜則鬼神何所呈其巧而人將  
盡釋其冥漠茫昧之思而力於所學豈復有聽於神  
者哉不取必於人而取必於神然後良楛美惡可以  
並進然後材者歸其數於天而不材者亦將貪黷愚

痴徼幸於不可知之地誠持吾說而告之以帝君之  
靈雖智愚賢否靡求弗獲不必盡責其所學則傾儲  
而應者惟恐後也既以是募邑人而又西望梓潼稽  
首焉嗚呼自茲以往不敢望而帝君分別賢不肖盡改  
包荒之度而但哀憫下土材臣使得與庸庸之夫並  
驅天路且其帝君亦將以此上報我漢憲宗純皇帝  
褒封之典爲國家收養士之福而下以慰士子之心  
也

五十三  
其博文典誠國宗也蓋士女滿前不以愚非老致而  
驅天祖且之滌世初沐其典聖神哉所察宗益呈帝  
宜其文典而厚其體上上林其動器與淋淋之夫故  
百計其自功其亦水難絕鬼神亦有限實不肖盡刻  
而善其非惡其也到其長墓古入而以西望其墓  
靈難皆思賢否私和世藝不必盡責其而學限爾論  
洪濟幸然不而賦文典精其音譜而寺之以資其文

為僧募鑄銅佛序

已未作

取土取木取金取繪采肖人像而祀之以為神起於  
佛氏之教乎曰有之然而不盡然也佛自東漢始入  
中國東漢之先固已像人而祀之也前史稱獲休屠  
王祭天金人則西漢有之矣文翁為蜀守刻石為賓  
王像以教民行古鄉飲酒禮之法則漢儒有之矣長  
人見狄道銷天下兵器鑄為金人十二則秦有之矣  
宋偃王為無道鑄十二諸侯之像使侍屏帳則戰國  
有之矣葬之有芻靈也此像人之始也祭之有尸也

此像人而祀之之始也故曰有人像而祀之以爲神不自佛氏始也然則佛之言曰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名邪道有是說乎曰有之然而不盡然也葬欲速朽喪欲速貧雖孔子之言亦有爲乎言之也有爲乎言之枉而矯之之意也矯枉而過焉則又枉矣且今之爲禱者大半非古制矣古行乞以食今有額田矣古露宿山居以其身食蚊蚋蛇虎以爲苦脩今唐厦邃室矣古西來意不立文字今始而旁行梵書繼而金經大函近則改而儒書顯冊可篋而盡可挾

而徙幾全藏矣數者古無之而不古是沿像教古有之而必不古是沿何也迎恩庵舊有土佛像庵僧妙嚴以爲不足稱佛事將易銅而新之計費青銅千斤慮吾邑不足以集事而轉募於郡城將請於邑侯趙公給符篆以往而徵予言以弁其端而予爲言像教之始矯枉之意如此是亦可以管諸君子矣於唐太

本有佛長如也然則佛之有相以見我其音亦  
我其人名其道有進無退曰有之然則其音亦  
之故辭其文意收此是亦可以奇語取不笑之也  
公餘若篆以卦而嫌字言以我其辭而字以言辭  
意弄出不足以其事而轉其然惟其然其然其然  
類以爲不足其辭事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  
久而心不古其辭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  
而此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然其

爲僧募白衣大士像序

與申夏寓武陵作

予至武陵寓大善僧舍王僧覺初方募建白衣大士  
像爲衆生祈孕嗣者致禱祈焉而屬予弁其簡端予  
前後爲僧徒作諸佛募緣碑記之文以數十計而大  
士居其半大士聞脩空覺之旨予不能舉以示人強  
人以不知而僅舉其感應靈異之迹若現聲於唐太  
宗之食鷄子現像於唐文宗之食蛤蜊者以告四方  
之人而未常及白衣大士使世之無子而求有子求  
有子而又求福德智慧之子者無所緣而動而又未

嘗發明其的然之理合於吾聖賢者則吾於大士之  
文尚有所闕方思補其未備而不能不動念於覺初  
之請也雖然僧伽靈異之迹其他固不可思議至於  
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又以子而又予以福德智慧之  
子則吾嘗竊疑之以彼其道既已棄妻子婚宦不事  
則宜一切以其法繩天下顧不獨不以其法繩人而  
且爲衆生遂子姓之樂况嗣續之事起於男女牝牡  
之欲此宜清淨寂滅者所視爲穢濁鄙蕩而彼且默  
相其間何爲者則常槩疑之以爲稗談所載傳聞所

述凡無子而有子指爲大士者一切皆僞而予一二  
友人則又確有明徵如極峰熊君雲將李君兩君皆  
今世偉人其言應不爽極峰未舉子時奉白衣觀音  
唯謹一夕夢大士乘流至其家次日遊河壩見羣兒  
澡浴水濱有浮菱聚流而下羣兒取菱去其覆因大  
呼曰得一菩薩矣取視之白衣像也像高尺餘木理  
堅重與菱並浮又與菱符因建庵以覆之自是連舉  
三丈夫子事諱極峰所自爲記雲將李君者大司馬  
克齋公之孫中丞見羅先生之從子也其室人以不

宜子奉持白衣經一夕夢大士送子指其傍一妾授  
之雲將家多姬媵他有所寵愛其室人欲私試之秘  
其憂不以語雲將既而有娠則大士夢中所授者也  
兩君皆今世偉人不爲綺語以惑衆而子又得之兩  
君所親授非若稗談傳聞之謬以大士靈異之迹合  
之大士所爲棄妻子婚宦清淨寂滅之教而有所不  
得蓋常思之西方之所謂僧伽卽吾中國之所謂聖  
賢也夫天下豈有情外之聖賢哉無子而求有子有  
子而求福德智慧之子此大聖大賢與庸衆之所同

若無子而不必有子有子而不必其爲良子此其人  
必禽獸虺蛇其心而後可且不獨此也自天子公侯  
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後天下治天子有賢子以  
守其天下諸侯有賢子以守其國卿大夫士庶有賢  
子以守其家農工商賈有賢子以世其高曾之業則  
雖禮樂刑政三代所恃以爲治者皆可懸而不用使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無子以守其天下國家卽有  
子而皆昏庸暴虐奸鄙樂禍之人則天下之亂且從  
茲而起殺奪爭鬪之慘有不可勝言者豈復有世道

哉嗚呼使人人皆有賢子則夏商之後無桀紂周之  
後無幽厲天下不改而爲春秋戰國生民之免於塗  
炭者其福德可勝量乎彼以丹朱商均爲子者幸而  
其時有聖人焉可以托天下又幸而其時去古未遠  
可以破世及之例而付之天下不然吾見二聖人者  
蹙蹙皇皇亦安能怡然於升遐殞落之日以功名終  
哉然則大士之寂滅清淨而不廢人道之感者亦以  
網維世道而已矣抑是說也不始於僧伽月令之記  
且佞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禩而史記世家亦

有禱尼山而生天子之說至于姜嫄簡狄感生靈異  
雖大儒不以爲非當是時佛之說未行於中國也秦  
漢以來三代之典旣廢無復有佞鳥高禩山川禱祀  
之禮而佛老之書遍天下則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亦  
事勢之必然何足怪哉故予旣舉大士靈異之迹得  
之親授者以告人而又舉其合吾聖賢之道者如此  
覺初持吾說以募武陵當有踴躍捐施而爲之先者  
矣雖然大士以三十二應遍諸國土則夫無子而予  
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并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者特

其毫末予於他文固已論之詳矣

或謂然六士以予故二集盡前以未似夫無予而年

費時林香葉以焚其類

文贈詩律詩詩人而更舉其金吾

君德文以然神武到力

文雖而無守文善賦天下無與

燕行樂土水之陽

大觀石見

山而

募建延壽寺序 辛酉冬

延壽院僧以其寺燬而從予乞募文以新之予先後

為僧徒募化之文將以百計至於施予削奪人事之

當然則未嘗言之以為據非其有者之戒是予於佛

徒之文猶有所未備也予猶憶童稚時聞延壽之為

寺金碧宏麗僧徒繁庶蓋洪永間曾以予遠祖宋紹

興年所施產改附焉雖中更於嘉靖之季而吾族父

老往往能言之及予弱冠入郡城謁友人於其僧舍

則頽垣敗廡不半畝其南數武即臨川官廨之

園亭問其故則曰是嘗爲世家所侵奪、僦而寓乎此也。又數年予與友人周行郡治之東北見有卑棲數椽與民居雜無宮樓殿寢之麗而顏其扁曰延壽問其故則曰令桐城清水劉公廣其私廨逐而遷乎此也。今者辛酉之災闔城半燬鍾鳴鼎食之家下逮販夫販婦一塵之宮隨其大小力未有能舉者而是寺之建則已先志而俟之二十年中屢廢屢遷譬若周之赧王東西奔竄而其名號猶足以自存此豈因果報應之說足以感動人心哉如其所以感人者徒取

必於報應之說則世固有血氣強悍之夫與閹邪守正之儒無佛而蔑鬼者何以壓服其口嗟夫是未嘗以人事之當然者告之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非其有而輕以與人非其有而據之君子皆以爲不義今天下之室廬基址與廢畝之稅其隸於版圖者有官有民有僧道民之常業皆其自力與祖父之所遺故聽其授受而無嫌至於僧道之常業則有異矣非其自力非其祖父之所遺也卽其承襲遠自唐宋然而昔固有施之者矣若是則施者之所有也施者

捐所有以居食二氏之徒二氏之徒能居且食之而不能有之為二氏之徒而輕以與人非二氏之徒而據其所有則血氣強悍者將格於理之不可而闕邪守正者亦必顧名而思義昔太祖始定天下十有五年庶事草創而詔語叮嚀則已嚴僧道常住私相質賣之律堂堂聖祖神武天縱豈以佞佛為重輕亦謂夫非其有而據之者固義之所得而正法之所得而稽也義之所得而正法之所得而稽則不必身受其奪而傍觀者皆若有憤惋不平踴躍而思佐其



與無怪乎是寺之屢廢屢興也寺僧其持予言以往而告諸檀施曰是寺也世家之所不能奪酷吏之所不能逐而祝融回祿之所不能廢也薛徵于秦宋徵于鬼春秋辨之若予之言庶乎無譏矣得文昌司錄

神則特出於東晉之越壽張氏以上天垂象而符百億年後之人以司之其事已不倫又海內賢而

不能存其德而轉以非二民之德而  
 據其所存則血氣強悍者將格於理之不可而剛明  
 中正者亦必顧名而思義昔 太祖始定天下十有  
 五年志專草創而詔語呼嗚則已嚴僧道當任私相  
 于泉春焚辨之宋學士高誦平無瀟矣 後佛為重  
 不指委而疏蠲回極之近不指委也 藉辨士公宋  
 而奇黃蠶故曰長非也 非宋之近不指委也 藉辨  
 與無不乎是事也 異其異也 亦宋會其村言以抄

白城寺募建文昌帝君像序

辛酉冬

予於戊午之春常為帝君作疏以募邑人大約謂斗  
 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者出於其石星經史漢天官  
 之書其懸象著明自開闢已然而世所傳文昌司錄  
 之神則特出於東晉之越嶲張氏以上天垂象而待  
 千百億年後之人以司之其事已不倫又海內賢而  
 才者未必售不才者往往登賢書制科欲帝君分別  
 賢不肖稍改其平昔包荒之度為 國家收得人之  
 盛而帝君之神未有以應我也今吾里寺僧復欲建

帝君之像與釋迦合宮而祀以爲吾鄉士子致祝祈  
且將俟其售於主司者而表報焉予重拂其意而再  
爲之言曰嗚呼鬼神之廢興豈鬼神自爲之人管爲  
之而已三代而上士之列於朝者自公卿大夫世祿  
之家而外則皆閭師黨族所朝夕察其德行道藝而  
升之司徒者也士生其間有不善未常不知有一善  
未常不知有一長者未有不列於朝而諸侯又每歲  
貢士於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  
之有功乃加九錫一不貢則黜爵再不貢則削地其

所以取士之誅及賞罰之具如此士脩其身明其學  
以待上之所舉是非明而公道著士知其由於人而  
不由於神當此時雖有文昌之神亦且氓氓仙仙匍  
伏於丘墟灌莽之間與夫癘疫狐禡無所憑依之鬼  
纍棲伶俜罔所求食亦安能竊明王之柄以進退天  
下之士乎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殆謂是歟後  
世取士之法不詳而進賢蔽賢之科其所以賞罰之  
者不具又不幸而取士之塗一稟於文士之人君於  
其良楛美惡之辨若東西易位而不知而所爲有司

者未必皆才甚者唐以詩賦取士而李杜詩豪不登  
進士之科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數黜於有司至  
於今日則輿論之所推或爲主司之所斥閭中之所  
賞或爲彈章之所駁司文衡者如盲賈徵聚腐新朽  
羸文溢初積雖有精良者遇而雜收之非擇而見之  
也是非之塗紛然而不一士子無所稟程則相率而  
求其故曰是殆有神司之乎然則帝君之神崇隆喧  
赫其廟貌象設與孔子佛老等亦事勢之必然也嗚  
呼鬼神之廢興豈不以人歟昔少皞之九黎亂德

民神雜揉家爲巫史顓頊繼之乃命南正重以司天  
北正黎以司地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命重黎  
之後使掌之然後絕地天通今將使矯誣妖誕之說  
不興非必明王復作如顓頊帝堯之君而後可得  
一良主司是矣主司不必皆良則雖積學高材之士  
不能自信其業不能自信其業則相惑而祈求於帝  
君之前非卓然於禍福之際者不能免此然則文昌  
六星懸象於天地之初未聞有燔柴告虔若王宮夜  
明幽雩之禮而必待數千萬年至於東晉張氏之仙

始同其筭而使海內之士求繫援焉其以是也夫嗟  
夫吾里之山川孕閎鬱伏於今殆百年豈皆無冥助  
與嗚呼予不幸而不生有道之世不能使其鬼不神  
而且冀夫鬼之果神焉以能造福於予也而後以其  
矯誣妖誕者以代寺僧之言而告吾友人亦衰世之  
意也

為僧募米之匡廬序

士戊夏

匡廬佛宮之勝甲於豫章然以其可宮不可田故山  
僧常仰四方之食而四方之僧適是山者必具舟齋  
糧飯僧以為敬此謝僧之所為募乞也予告之曰今  
天下多事士大夫疲於議論將帥疲於兵捐軀與債  
事之臣駢首封疆而百姓尤苦於征賦北方有警則  
潯陽吾豫章重鎮也無潯陽則無豫章士大夫東西  
行適是山者不復為樂天之草堂李渤之景星而行  
且為沿江制置之地汝之齋糧而往也為我問曰注

州之爲郡邑爲節鎮者復有如宋均岳武穆其人乎  
則雖重繭百舍稽首西方祐我名臣作鎮潯陽將袁  
臨吉撫洪瑞數州之民實賴以安枕而况出其升平  
豆區三餐一飯之餘以餉茲山之僧固其所樂也

爲會仙峯募塑仙壇神像序

辛未秋

會仙峯建鐘樓且爲堂其左予弟仲搏已爲之簿言  
予歸而主峯者復以仙官及神將之像請予言以紓  
其金碧塗髹費考之郡乘此峯以王郭兩真君會其  
師浮丘仙于此其事頗迂誕然予觀列仙之名大都  
起于海上燕齊其人皆名儒隱君子時見時否史稱  
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其語在  
武帝時而又言蒯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于項  
羽項羽不用其策以故亡去然則安期生策士也自

項氏迄漢武漢興僅六十餘年安期生尙亡念理無足怪獨浮丘仙者外傳常稱爲周靈王子晉師其事儒先無言之者班書傳儒林言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呂太后時浮丘伯尙在長安公孫卿又言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申公名儒受詩於浮丘疑與安期生事不類豈漢有兩申公抑浮丘安期生各以名儒策士而隱於仙皆未可知也然則浮丘之時見時隱無足疑而世傳王真君爲方平之從子以周靈王至漢例之其得從浮丘遊亦無足疑而

漢武時燕齊之士又皆能使物爲鬼神方則像浮丘與兩真君而所列待皆七曜十干十二支雷師風后山川嶽瀆之神亦無足疑意必有霓旌飈御往來人間且幻其身於縹緲羽流如所稱安期生谷則見人不合則隱者亦理之所宜存也姑論其理以募而肖像於壇中且使饗斯神者其說有所據焉民無能名

焉夫子不能名堯之大而學者欲以數言盡夫子之德亦惑也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臍編

先怪獨浮丘袖者外傳常稱為周靈王子晉師幾事  
端先無言之者班書傳儒林言申公步與楚堯王俱  
潛然壘中且對鑿淇水其端亦洵難得在長安公  
本合俱觀者亦野女氣宜其也最能其魁以慕而肖  
間且錄其甚然辭亦不誠哉洵難得也  
山川嶽巖支幅亦無最誠意必亦震其颯然於來人  
與兩其聲而酒既聲聲出顯十干十二支雷相風氣  
莫如神靈齊文津父皆華動也為其極式與澗澗立

大傭子集第十卷

雜記

家藏孔夫子像贊

併序戊午春

夫子之生距今三千年其像之真偽不可知然以其  
為夫子之像也從而贊之贊者贊其德而已矣夫子  
常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夫子不能名堯之大而學者欲以數言盡夫子之  
德不亦愚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  
乎不可尚矣斯言也微獨後世數千年能言之士所

不能及、卽當時宰我子貢有若三人者、其言皆不能及也、子思得曾子之傳者也、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其言高深廣大矣、然猶不若曾子數語、直指聖人心體、潔淨光輝、得其要而言之也、今學者贊夫子、皆欲以數言盡夫子之德、不知其言果有以加於曾子歟、抑猶在宰我子貢有若三人下也、三人者所不能得、而謂學者能得之乎、無已、則贊其像而已矣、三千年而學者欲

摹其像、不又近乎冢藏有夫子像、新其練素而爲之贊、贊曰、廓而居者不下十萬、而贊之入而論語三言曰、望之儼然、仰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又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又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嗚呼、是三言者、其吾夫子之像耶、贊耶、而學者之所不能加耶、之多也、我知之矣、爲孝子者

其事以爲得而爲也、則夫孔子不孝矣、苟若爲也

所常爲、而倍於親、子於親、則無所具之、故其然

及他乎思得曾子之傳者也曰仲尼祖述堯舜而  
及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然  
而學古之德不替此德如日月之代明斯其言高深  
不顯然而安訓神且三言其語未下六辭其贊準  
乎又燕謀申申彼也天天收也又曰子臨而觀則而  
歸謂三言曰學文雖然明之也此顯顯其旨也顯又曰  
文贊贊曰 若三人者 也三人者 有所不能得而謂學者  
舉其辭不以其平字末燕言夫子辭德其辭素而愈

跋余孝表揚錄後 壬戌秋

環郡城之廓而居者不下十萬戶呼十萬戶之人而  
叱之曰爾不孝則人莫不以爲狂呼十萬戶之人而  
尊之曰爾孝子也則人人無不汗顏縮舌而不敢應  
者嗚呼爲孝子與爲不孝子其道非可以中立也不  
孝子之少宜乎爲孝子之多也我知之矣爲孝子者  
其事人人得而爲也則人人免于不孝矣乃若爲人  
所常爲而信於親孚於友達于郡縣藩臬之長赫然  
而旌其門爲 天子之俞旨如吾余濱溪公者無他

物服其誠而已爲其至常而效其至異受天下之美  
名重典而十萬戶之人莫不以爲宜蓋天下事在疑  
擬之際雖賢者不免於擬議若良金美玉則不待辨  
物者而後定此公之孝也則雖多言如予豈能加毫  
末於公雖然予爲古文二十年天下之士多見於予  
文而獨不得孝子而述之則予文將待公而重且公  
有孫吉生明生博學績文以大公之傳則公之孝思  
其有已哉

讀王世貞四部稿書後

辛酉夏

王世貞前後四部藁及其外集多載嘉隆時事臣嘗  
讀其書竊怪以世宗肅皇帝之英武威福操縱無  
所傍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  
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世貞父死國法公  
論已明非真怨毒之於人也媚時相而要贈卹遂知  
有時相而不知有君甚矣哉漢武窮兵征討虛耗  
海內史遷據事直書非以李陵腐故脩怨於其君也  
讀史遷之書漢武不失爲好大喜功讀世貞之書天

下後世視世廟爲何如主世貞雅有文名又善獵  
史漢之皮毛以序飾時政愛其文者旣溺而不察士  
子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  
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集吹聲附會而  
世貞之集又最著臣故敢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脩  
怨而無君者太倉王世貞也以橫議而非聖者溫  
陵李贄也贄之書敢爲高論陰詆孔孟士子學問稍  
有本源者猶知其非而世貞之書則皆以票擬深秘  
可逐事文致時政又遠聞見無稽而材相英君千載

知遇誅戮稍稍過當易以惑人竟未有知世貞之罪  
者霍光敬昌邑王之過君子猶以爲疑世貞罪狀相  
嵩獨可奈何近日復取其書編曰史料嗚呼信史果  
如是哉咽豐頰長眉欲心如存醉中看誰爲此象

不朽觀千載之後誰在陳有見國命者當集又

予生長草野不及見嘉隆故老以審知是非之實而  
一時著述編錄之人不過據近代文集或聲附會而  
其直道之集又最甚故取書其後曰近代文士以假  
收是知無君者大倉王世貞也其橫議而非聖者  
其辭曰司平書曰蘇其書論曰史陸淵計史果  
洋書水端昌邑王之賦孫子醉以爲賦州羅州  
賦巽精楚辭辭賦當是以想人竟亦官賦州真之罪

陳則梁像贊 甲子春

南龍趨海入鹽官鍾爲異文如楊韓鬼肝神斧作易  
鑽記美約豆畧鹹酸竟園侖者等噴巒異哉樊子怪  
不刊白咽豐頰長眉歡心如有營醉中看誰爲此像  
不朽觀千載之後譚姓桓 陳有莫園侖者蓄集又有記美約豆二文怪甚

白道士明之像贊 甲子春

方籠紫髯眼有角夜宿天壇掀兩腋簪冠席虎魔威  
却腹筒儒佞工乾鑿謂之為凡無住着謂之為仙亦  
不炸如有歐冶鑄芒廓紫清後裔明之作

不詳顯于海之炎顯赫赫  
不詳顯于海之炎顯赫赫  
不詳顯于海之炎顯赫赫  
不詳顯于海之炎顯赫赫  
不詳顯于海之炎顯赫赫  
不詳顯于海之炎顯赫赫  
不詳顯于海之炎顯赫赫  
不詳顯于海之炎顯赫赫  
不詳顯于海之炎顯赫赫  
不詳顯于海之炎顯赫赫

兩吏部失盜記 乙丑秋

兒時聞某吏部忘其名一夕為小偷入宅宅內戶扃  
嚴甚無所得獨盜鷄數翼以去吏部故居城郭次早  
則縣典史至次知縣至次知府至問所失幾何願授  
簿追之吏部偽以金銀錦幣諸重器為籍使追捕如  
法數月後獲他盜於境盜多重寶郡縣皆知其非吏  
部物也然陰迎合之名其家使識具識為已物沒入  
之兒時又聞有吏部某忘其名吏部始居城郭以擇  
形勝山居所居曠莫一日午坐盜偽為某官來謁吏

部方出肅盜盜卽持其手紅巾露刃左右班聲如雷  
盡空其所積以去次日郡縣守巡各至問所失吏部  
曰吾家無一物獨去破氈具一牀耳然郡縣守巡畏  
其威不敢不捕緝如法旬月獲之諸重器具在盜亦  
自伏爲吏部物召使識之吏部竟以前辭拒不受因  
類二事爲兩吏部失盜記艾子曰夫誌其所有與誌  
非其所有人性之常也兩吏部一以名一以利至於  
冒其所非有而不敢居其所有哀哉

河東府失盜誌

五

題鵲橋記

庚午秋

三才之理一氣而已矣傳記所載傳說騎箕尾而比  
於列星人死而精神附於天官烏知星之精不誕爲  
人如嶽降申生者此孟熙所以寓言也自有天下以  
來所與共扶世界者惟將相文人使列宿之屬不爲  
人則已降而爲人未有不爲文人未有不爲將相者  
然而情之所起愛惡攻取生焉天地之事夫婦之倫  
君臣父子萬物之廣爲爭爲治爲物爲變爲升爲降  
皆由情而滋者也近者三方騷動竭天下之力以奉

關門而不能勝歸介冑之事於婦人又以愧天下之  
為丈夫者孟庶得無有深意乎異日流傳演本供奉  
大內聖人按曲徵歌而聽之拊髀之思非僅如王  
維李白以伶人見譜也

不為文人未嘗不為陳時  
亦與共為此者何難哉  
人亦為朝中士亦為  
欲使坐人亦何難哉  
百木之野一歲而日矣  
聖時時也  
聖時時也

順天府安化寺葬旅柩記

崇禎七年三月十一日妾左氏卒於京師十七日寄  
柩於安化寺二十六日輿歸通州灣舟中此寺室有  
延廣里許僧房不數椽餘盡土室室各有寄柩或三  
或五柩各書其人男女省直姓名皆江南之以名利  
來京師卒而未能歸者柩寄寺有歲例每柩僧月收  
錢五十文歲久不能歸江南或子孫微絕無親友代  
輸月錢土室滿新柩無所容僧利月錢因取歲久無  
月錢者暴露風雨中以新柩入予悽然傷之因與僧

天慵子集 卷之十 九  
謀、僧曰每葬一柩費銀以分計者三十可畢事、予數  
暴露者得柩二十有二、計費銀陸兩有陸、錄度行囊  
尙可供、又慮僧漁其費、因念予所善金剛寺野竹僧  
可任使、主其出而安化寺僧主其雇役、又慮其子孫  
或自江南來購其柩、無所考、因爲立簿、使野竹與安  
化僧合而籍之、各執其一、凡二十有二、坎編以序、字  
文例、每坎外爲表、內以磚置柩上、表書編號、磚書其  
男女省直姓氏籍、則合載其表、磚所誌、異日購者據  
籍沿坎、取磚而驗之、者不失時、又慮予所葬有限、而

將來之不能輸月錢者、未可知、復爲文以記之、後有  
暴露者、野竹持予文告諸同志、廣吾意而行之可也、  
予所知交家於京師者、皆豪傑氣、誼異時相續、舉行  
之、予見寺北有曠地、諸公若以義舉、多建土室、以待  
不能輸月錢者、類處之、三年無購、而後爲之、葬且以  
待夫、不能歸葬、又不能輸月錢、而尙有子孫志未定  
者、亦仁人君子錫類之一端也、寺垣外尙有露柩數  
十、詢安化僧云、金華館主之、其許人葬否、未詳也、因  
併記於予文、以待同志者、崇禎七年四月二日、艾南

英記

永思堂記

丁丑夏

永思堂歐陽芬及其弟茂立祠以報郡太守豈凡蔡公而設也芬籍崇仁家宜黃縣界師友篋負與宜便因徙家宜宜俗賽神社飾男子演古傳奇事以樂神宜有劉族繁巨且富甲於宜強芬書童爲婦飾迎神芬見而怒以童去劉聚衆攻芬門焉且辱之前太守守黃公應秀直其事罪劉而歸芬使仍居崇以避壬申五月二十四日流寇自吉永豐侵崇仁芬居去崇仁縣治七十里不及入保芬弟茂因挈家入宜與崇

仁諸生張明張冠俱芬善談兵數從宜黃縣丞胡鴻賓治火藥商戰守事時胡丞軍北門芬止宿軍中軍食乏芬爲假餉於崇仁大姓周氏時鄉兵號滄源奪手者習射虎能機毒矢以非宜黃境例不得調遣芬爲招集界口壯胡丞聲援部分甫定寇以二十八日至宜黃過姑嶺芬與胡丞督戰殺傷頗相當竟以衆寡不敵故胡軍潰丞走入壁芬度丞敗無可共事欲跳入宜顧家累寇已圍城不能入還走崇仁以免三日賊解圍入寧都是時賊迫省會兵且聞南京操江

兵將至張踰歸寨而人情洶懼慮寇復返劉有黠而富者聚其族謀曰報歐生此其時矣布流言城中芬與賊通故詎朝丞使陷師將以圖城且言賊自寧都予芬黑旗營五百人有不知誰何丐兒行乞於市夜負薦草宿神祠中誣爲芬奸細然終度芬了身跳崇仁無徒黨遂執滄源鄉兵爲芬徒鼓衆縛芬母妻及弟茂諸生明諸生冠等宜令張公濤見而寃之繫其母妻以俟是時郡省戒嚴芬無可奔控請於崇仁教諭教諭爲申道府督學督學檄其事太守蔡公公詢

丞宿止軍中月日皆與芬口符丞軍敗實由蕭巡簡  
援師不至丐兒與芬不相涉滄源弩手皆衣冠族有  
保甲居籍芬得免於難劉懼反坐乃假異姓詭名黨  
里耆保遍誑上官又偽爲芬通寇實錄遍籲宦紳先  
時劉所賽神社祀故元時將軍祀田千畝及神所衣  
袍甲兜鍪皆治黃金爲之織黃金絲籠燈具費值萬  
緡至是劉聚族計事由賽神強書童爲婦飾因毀祀  
具行金錢南昌時南昌故太僕劉洪謨始由清直著  
名朝紳間晚節頗不終然兩臺司道畏其口唯唯

稟成又姬所幸燕姬劉因行千金燕姬所洪謨用是  
力排芬通寇芬坐是先後禁本郡獄移禁南昌獄又  
禁憲司獄再駁建昌府推官復移禁建昌獄然終以  
通賊無左驗事由仇誣竟得白而前後反覆折辯不  
苟阿循太守蔡公力居多芬與其母妻暨弟茂肖  
公像於家扁其堂曰永思朔望必拜視勒石紀頌且  
記其名堂之意頌以屬周君廷贊廷贊卽滄源弩手  
族也而碑記以屬南英故不敢辭公號豈凡諱邦後  
晉江人由崇禎戊辰進士艾南英曰撫郡入國朝



不知痛癢而已耳。無他，其氣亡也。故今日論文當先論氣。吾讀元開文，其句非不飾也，然氣不以雕琢傷其象，非不偉熠也，然氣不以肥癢傷其經，子百籍，非不組織也，然氣不以剽襲傷何也。理足焉，故也。理足故氣莫之禦，莫之禦則文至矣。雖然是理也，非以過於取之爲足，以過於棄之爲足也。僞者去，真者立。元開之於理，博觀而約收之。元開之以棄爲取也，多矣。以棄爲取，故氣之堅悍莫能加焉。高祖人關，寶貨無所取，婦女無所幸，五載而遂成帝業。所取不已多乎。

夫驅其寶貨婦女而東，項氏之取也。狹矣，故不旋踵而擒於漢。若元開者，其於制舉藝，益明於去取之分者與。因書其後，以廣謝何二公未盡之旨，而歸其稿於元開，可不朽耳。今年春過湖上，求仲韓公招入湖舫，觀宗伯董思白先生作字，予雖不受書，頗悟其意。大約惜墨一也，重結法二也。因悟宗制舉一派，增氣大熾，謬用吾豫章後章不受書，說其贊撰經語，肥皮厚肉，酸腐滿紙，由不能精思首領，存下足，顧是上。

其氣不以雕鑿傷其經者不綴其  
不綴也然氣不以彫鑿傷何也理足焉故也理足  
以氣之氣莫之則文至矣雖然是理也非以過  
然其開為足以過於柔之為是也偽者去直者立  
昔與因書其刻所勳微而三公未盡其法而謂其辭  
而辭其數其元開其漢隸與漢益則其志難去矣  
夫觀其質質誠文而東顧其文如山林與林不誠

讀浣筆池稿書後

巳巳春寓西湖作

予生平不解書家藏法帖常腐敗或風雨鼠齧皆不  
顧以是竟不知用筆法亦不以爲我累妄謂天地間  
惟文章可不朽耳今年春過湖上求仲韓公招入湖  
舫觀宗伯董思白先生作字予雖不愛書頗悟其意  
大約惜墨一也重結法二也因悟年來制舉一派擅  
風大熾謬附吾豫章豫章不受也觀其贅撰經語肥  
皮厚肉酸腐滿紙由不能惜墨首顧居下足顧居上  
疏數無節由不知結法是夕丙夜歸舍則案頭有陳

則梁浣筆池稿取讀之大約去宗伯公筆意不遠然後知則梁以浣筆名篇也稿百首不能悉讀異日至海上當從則梁索酒再讀之

後知則梁以浣筆名篇也稿百首不能悉讀異日至海上當從則梁索酒再讀之

代疏

南京禮部某司某謹奏為仰遵集議 明旨敬循職掌敷陳 大典洗發幽忠以培二百六十餘年養士之氣以慰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以結諸臣屢請未伸之案伏祈 聖明俯 賜施行事臣竊謂自古至今求天下久安長治更無他策惟有人人知有忠義共戴 君父則天下危而復安常能以弱為強然長育培就風厲之責常在當時人主古今節義之盛無過東漢一時賢士至於棄妻子解印綬視死如歸

百餘年間、擅強大觀、觀非望者、皆顧畏名義、不敢竊  
發、漢能以亡為存者、百年考其所由、皆由光武武教尚  
名節、卽位之初、首旌卓茂、處士嚴光、待以不臣、好尚  
所至、遂成士俗、我太祖高皇帝、變葬為華、士矜廉  
耻、元臣危素、愧其不臣、使司香余闕之廟、放蔡子英  
俾從、元主於和林、一時人心丕變、養士之報、至於革  
除之際、甘死如飴、方鐵周景、從容就義、大節凜然、其  
餘有名無考、有迹無名、雜身傭伍、緇素黃冠之中、流  
離終身、雖太祖在天之靈、當為感動、此後四十八

年、正統己巳之變、殉難矢身如李侍郎其人者、當什  
倍前事、而寂無死綏、仗節之臣、以光華夏議者、皆謂  
革除諸臣、忠義之氣、摧殘已極、人心頑鈍、苟全身家、  
不知廉耻、推其所由、似非無因而致、我皇上勵精  
求治、側席思賢、四年於茲、作天下以忠而不應、風天  
下以廉而不應、日求勇智功名進取之士、痛繩全軀  
償事之臣、而亦不應、背主事仇、進女招降、皆紳冠衿  
帶、號為士大夫、視向時屈膝權壇、假父義男者、醜惡  
尤甚、臣愚以為欲使天下人忠勇任事、捐軀為國、當

使天下知有君親欲天下知有君親則莫若表  
章忠臣孝子古烈俠奇槩之士使知所嚮導欲表章  
忠孝則又莫若表章本朝先臣忠於所事爲天下  
耳目所見聞者若夫耳目所見聞人人所知而匹夫  
婦孺知其姓名無如建文諸臣臣自爲諸生讀革除  
年間諸傳記所載遺事常欲於致身事主之日效  
其行事想見其人冀得疏陳幽悃仰讀聖明旌其  
忠烈而官非禮曹幸以崇禎四年得轉南京禮部主  
事因捧讀本年四月丙戌工部郎中李若愚曾因充

皇以前事上請蒙皇上聖旨本內事情關係重大  
奏請集議禮臣職掌李若愚不必借充旱條陳臣捧  
讀竟曰大哉王言仰窺皇上未嘗忘諸臣之忠  
而臣幸得備員禮官則奏請集議自臣職掌况臣所  
官爲南禮部又皆諸臣殉節捐軀之地故老傳聞事  
迹昭著臣謹遵旨上陳竊以爲先後以建文諸臣  
爲言者指次多端不如一言爲要所謂一言者君  
臣之大分是也皇上欲圖天下之事必先教天下  
之忠欲教天下之忠必先明君臣之分而以革除

諸臣教天下之忠必先明建文君之爲君而後見  
革除諸臣之爲臣夫建文君固太祖高皇帝之  
長孫懿文太子之長子在位四年恭儉仁慈未有  
失德其於授受之際名分甚正威澤加於生民號令  
施於當世既已爲君矣而廟號編年不以爲君  
是教天下以不君其君也考之於古兄弟叔侄相  
繼承統或順或逆未有併除其廟謚年號者至使紀  
載之書編次失倫歷觀往牒惟張軌不用東晉太興  
而虛稱建興後唐惡梁而盡黜梁所建號皆衰亂世

苟且之事不足爲法况一姓相承尤非昔比臣愚以  
爲建文君立廟追謚復其年號此自國家君臣  
之分非有私偏至於懿文太子建文時已推尊爲  
孝康皇帝仍其故稱此不獨太祖高皇帝之靈  
有待於今日亦恐成祖之靈有待而安向時  
廟初年已有俞修建文實錄復其年號之旨廟謚  
大典不能無望於陛下陛下誠慨然舉行則天  
下曉然知建文君之爲君而革除諸臣之爲臣爲  
忠爲當賜祀當復官爵不待論而自明然臣愚以爲

天下人心漸壞議論漸囂每苛求昔賢死事者摘其  
微疵原其立言之意不過以保身避害為能即如諸  
臣爭光日月而猶以為悞國召釁臣愚以為諸臣謂  
之吹非其主則可爾昔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使誼言果用必無吳楚七國之禍革除諸臣意實本  
此未幾而漢王高庶謀危宗社成祖命侍臣曰謀  
國不當以黃子澄之言為戒願皇上細思此語則  
苛求之議自不必論况其中有不任國謀以身殉主  
者臣愚以為文臣如方孝儒樓璉王叔英戴德彝劉

現王良程濟黃彥清毛泰陳迪黃魁黃觀齊泰鐵鉉  
陳植侯泰暴昭張曷胡子昭卓敬盧迥郭任巨敬茅  
大方陳性善周璿練子寧景清司中胡閏薛崑鄒瑾  
劉瑞彭與明黃子澄盧原質廖昇高巽志陳繼之韓  
永黃鉞龔泰曾鳳韶董鏞王度魏寬甘霖高翔王彬  
鄭公智王玘梁良玉何申宋和郭節何洲鄭華宋徵  
劉伯完鄭居貞徐讓王良李文敏程本立湯宗林  
蘇猷胡子義陳彥同姚善孫鎮王璉徐安黃希范楊任  
葉仲惠石允常王禎蔡運顏瓌張彥方鄭恕衛健劉

唐子清黃謙周縉魏澤陳思賢王省武臣則徐輝  
祖俞通淵李堅耿璿廖鏞孫岳耿獻趙清寧忠馬溥  
陳暉楊松潘忠孫成謝貴彭二馬宣鄭戩陳鵬朱鑑  
瞿能宋忠俞瑱彭聚孫泰莊得陳質楚知薛朋唐禮  
崇剛王資滕聚盧振趙諒宋瑄張倫火耳灰哈三帖  
木兒丁良朱彬賈榮曾濬楊本周拱元倪諒蘇獻高  
巍錢芹儲福羅義藩臣則葛誠俞逢辰程通石樞周  
是脩劉璟鄒朴龍鐔進士則陳周王高舉人則劉政  
生員則高賢寧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曾廷瑞

呂賢隱遁則河西傭補鍋匠馮翁梁良用東湖樵夫  
樂清樵夫耶溪樵者玉華山樵雲門寺僧雪庵和尚  
梁田玉郭良梁中節王祿王賓龔翊伏乞皇上勅  
下禮部查議其尤表著與失其官失其姓名者分別  
賜旌總祀都城使天下知君臣之分以作天下之  
忠因以作天下之智廉勇攻上以慰太祖在天之  
靈下以培二百六十餘年之士氣此轉移人心風俗  
之道卽圖事功之道以臣愚見非有二趨至於當體  
記載傳疑野史訛複慮其過濫則節畧首忠別示旌





莫善於寡欲。夫聖賢之說其於心也宜斷斷然而防  
禁之嚴而其於欲也宜峻且絕之而且日養日寡何  
也。夫人情之所必然者先王未之禁也。先王以爲吾  
將盡禁也則彼必愀然而不樂。愀然而不樂則勢將  
至於不自勝。于是不免盡挾其閑以去而吾之教終  
窮。是故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苟其有  
合于道則雖詩人之好色也。怨誹也。先王未之禁也。  
以爲但使之不淫焉不亂焉可也。夫如是則人之從  
之也易而吾之教未始不行於其中。且夫君臣之道

生於榮祿而父子之恩生於情愛以及日用人倫之  
衆莫不生於安其身而利其用然後百爲起焉。則欲  
也者所以起人道之錯綜而雖聖人莫不由之也。是  
故聖人之養心也猶之養嬰兒也不絕其耳目口鼻  
好惡之常而亦不使挾其閑以去。是故養之以甘食  
悅色也而又爲賓主百拜盤躡之禮和樂而不流。晏  
安而不亂與夫晝居于內而問其疾之類以防其逸  
也。養之以宮室與服也而又爲之采齊肆夏珩璜瑤  
瑀以節其邪也。養之以群居聚樂也而又爲之無辭

天備子集 卷之十 二十五  
不相見無禮不相瀆以制其狎也養之以琴瑟弧矢  
鐘鼓編磬之雜也而又爲文式號式呼恆舞恆歌之  
箴以戒其流也若是者未嘗絕其欲也而亦未嘗不  
寡其欲也以爲先王旣許我以甘食悅色矣許我以  
宮室輿服矣許我以群居聚樂琴瑟弧矢鐘鼓編磬  
之事矣不流焉不過焉可也夫如是然後先王之教  
行然則人知絕其欲之爲養心也而不知寡其欲之  
爲養心也心之有生息也猶雨露之滋草木也心之  
必有所麗也猶火之必麗於木也夫人不能禁其心

之有所生有所麗苟其有所生有所麗不麗於君臣  
父子夫婦朋友之大則麗於日用事物詩書圖史博  
拊依遊之煩曠當其博而相求困而相守順而爲喜  
逆而爲怒得之而爲吉爲無咎失之而爲凶爲悔吝  
者皆欲也夫欲者非必聲色貨利而後謂之欲也則  
夫絕其生禁其麗吾不知其何以爲養也今夫攻戰  
者非有敵以爲之對則無以知其勝養心者非有欲  
以爲之對則無以知其游移而不染安行而自得也  
然則寡之又寡以至於可寡者曰聖賢之無欲也順

理而得其正非逆用而絕其塗也逆用而絕其塗釋  
 氏之說也無榮祿遇合則無君臣矣無情愛則無父  
 子矣無喜怒哀樂則無達道無天地萬物矣是禁其  
 生絕其麗也禁其生絕其麗則亦以何者為心哉故  
 曰將有以治其心者必得其所以治心之術而后可  
 以肩天下之道而無難也

讀宋史禮樂志論 癸酉春

嗚呼漢唐而後禮之見於史者果可謂之禮歟予讀  
 其書不過有司之儀注而已耳古之帝王脩身齊家  
 以及於天下殷周之興遠自稷契積功累仁千有餘  
 季而後禮樂興宋之為宋規模褊淺蓋可知矣郊禘  
 之事至不能舉其太祖之所日出而所謂因仍附會  
 緣飾先代之禮以自文者中更二三大儒不能正其  
 非豈當代之君儒者固有所不盡言歟司馬遷作史  
 記禮樂書於高惠文景之制缺而不詳或曰才篇有

錄無書書蓋褚氏所補予謂遷特諱言之而槩取荀卿諸儒禮論樂記以當之且以寓追古概今之意非闕也其意曰是安得有禮樂云爾然後知遷之意微遠矣若夫紹興而後寄國於山蹊海踰之間庶事苟且忘親事讐其於禮樂之本何如也予欲更定其名曰宋禮儀注而正其先後議禮之言使是非有所究蓋史遷之意也

宋天地合祭論

嗚呼始為天地合祭之說者誰歟何其鄙誕而不經也天地之形雖分而同屬於陰陽之氣則合陰陽之氣天與地皆在其中其分陰分陽者一氣而已天地之氣往而伸則為陽閉而息則為陰非天專有陽地專有陰也譬之人身一呼吸之間而已非以其呼者專屬之精竟以其吸者專屬之骨骸也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圓丘所以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形也一氣潛萌於黃鍾之宮地之陽氣與天俱升矣易曰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夏日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也。非祀地之形也。霜露冰雪以漸而至，天之陰氣亦自是始升矣。天地可以形分，而陰陽之氣不可以分屬天地。南北郊之祭，蓋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也。議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合祭，若夫婦同牢之義，而人以神禮之如是，則所謂地者，殆將姑嫜其貌，勢必至如道家之妄於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聖母，若霞元君之像而後已。嗚呼，何其鄙誕而不經歟。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並舉郊社，非大社也。蓋指皇地祇而言，以其爲覆物載物之始，故皆稱上帝。然則南北郊之祭，雖謂之皆祀天可也。豈待後世紛更而配合之哉。況器用陶匏，牲用犢，異於明堂之祭者，不以人道事之而已，而又爲之合祭，以類其配偶，是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歟。至其最陋而不通於是，南郊之壇，其位次遍及於周天之宿，北郊之壇，及於嶽鎮海瀆丘陵墳衍，是真以南北郊之祭爲分祀天地之形，無怪其亟亟然欲合之也。有南



藝祖之身可也及太宗之身可也及真宗之身可也  
仁宗則當祧僖祖矣英宗則當祧順祖矣神宗則當  
祧翼祖矣哲宗則當祧宣祖矣而後藝祖爲太祖正  
百世不遷之位郊則配藝祖明堂則配太宗禘則推  
藝祖之所自出爲僖祖而以藝祖配太禘則藝祖正  
東向之位設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而太祖太宗兄  
弟相繼當徽宗之世太宗親雖未盡而廟數已備至  
欽宗則親又盡矣而太宗以有天下功德爲太宗世  
室欽宗以後仁宗又當爲世室而三昭三穆在二世

室之外斯禮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躋僖祖  
以配郊褻上帝之祀已不可言矣降藝祖於昭穆不  
得正東向之位豈非宋諸儒之過歟吾爲之論次如  
此要復請以身代第而帝弗許也事頗迂誕然其理  
固然無足怪且古有之矣文王自我百爾九年吾與  
爾三焉武王累九十三而終未終之先克商翌年之  
後王有疾而周公請於三王願以身代王瘳而公不  
死予謂此亦天也非人也聖人德雖與我合然豈能



之曆故以年予武使戡殷而定亂然天下初定未遑  
禮樂之事使非周公典章法度事制曲防茲殷遷洛  
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文王之能與子以齡周公之不  
得代其兄嗚呼天之有意於人國如是哉夫仲宣之  
得代天以爲有子雲也故能成仲宣之孝若夫不與  
子雲以代弟使事生者以終仲宣之養而仲宣獨有  
其名高是亦天之有意於姚氏也夫丈夫智畧特患  
無身爾得躡尺寸之柄一死也固有重於太山者吾  
願子雲勉之自茲以往寢興食息思爲有用之學以

無負當世庶有以謝仲宣於地下嗚呼天不死子雲  
而區區誦胡語渡海求普陀以請代竊意儒者不言  
天則已若言天則天所知者必周公仲尼之教爾豈  
知有幻誕無稽如釋氏者而聽其許人以死哉

關城霸令知徒滯南無益復上  
官整嚴政之節於民如其收之備若日平籍收穀  
四五於銀十餘州夫南無益復上  
又牛中  
洩富民高估如故時商雜民  
卷之十  
三十一

之曆故以年予武使戡殺而定孔然天下初定未復  
樂之也 齊國公典章法度事制曲反必變遷啓  
加之為周未可知也文王之能與子以齡周公之不  
代其死鳴呼天之有意於人國如是哉夫仲宣之  
付代天以為有子雲也故能成仲宣之孝若夫不與  
朕嘗以歸無辭故擊刃皆而離其信人以極其  
矣思曰昔言天與天而飲者必以公中志之其爾  
而國國歸地而斯來普到以請外論意辭者不  
無貧富也無官以權中宜效於天不取于

平糴或問 丙子春

丙子三月至贛贛苦糴貴 巡撫潘公下其事贛縣  
使條議贛令上狀募府請閉關禁穀舟無使注洩既  
而穀價愈騰商舟皆貴糴於鄉戶勢不能城糴以利  
關城贛令知徒滯商無益復上議移庫金四百舟給  
官帑賤收之市於民如其收之價名曰平糴官收穀  
四石給銀十銖舟大者糴銀八十銖中舟半之小舟  
又半中舟之糴始與關符使出境然穀終不能禁傍  
洩富民高估如故時商糴民間石五銖糴於官價減

原糴之半、鄉老約正衙役、沿舟收糴、假浥爛為名、抑  
勒升斗、或以報舟大小、恐喝賄買、大舟受官銀八十  
銖者、他費即與八十銖等、中舟亦舟如之、其穀入官  
而價不及、懦不敢言者、十又二三、穀入官價及、而半  
給半貯庫者、十又二三、官舂市於民、米石銀六銖、吏  
加耗四分、粗糲雜糠粃、不可食、再舂治之、斗八升、又  
勒使鎔錠、如條、糶稅糧式、小民持銀易升斗、晨昏伺  
不可得、相率往市肆、市肆米石銀九銖、民樂趣更如  
鷺、予時寓贛、或問予曰、撫軍加惠贛民、為之平糴、

糴終不能平、請問其故、予曰、此縣議之失、非撫軍  
意也、今詳縣議、其法可以禁關城之注洩、而不能及  
贛府之全屬、其法可以禁贛城、而不能盡贛縣之四  
境、市衢逐末富民、雖受平糴之利、而不能及市衢之  
小民、與鄉村力耕之饑戶、重困商舟、厚利胥役、而富  
民之高估、如故、夫贛府四境、南入惠湖、東入江、東北  
入建昌、北至撫之宜黃、西北入吉安、其肩負而入、米  
他境、晝夜踰踵相接、此外又有數百道、深溪曲澗、居  
民編竹木為筏、逆流而至、溪之絕處、溪絕復緣崖陸

運十餘里、又入深溪、而入境外之支水、順流以達于  
他郡、其舟裝即關者、僅十之二三、舟禁愈嚴、漕愈  
多、穀價愈騰、故曰可以禁關城之注洩、而不能及贛  
府之全屬、贛縣之境、由東西兩關而下、尚八十里、以  
古開方法計之、爲田遂當二百里、二百里之穀、徑自  
達河、關吏不能問、故曰可以禁贛城、而不能盡贛縣  
之四境、市井小民、逐末爲生、沽酒賣菜、得錢市米、就  
官而糴、官已不能盡給、所給必稍有勢力、鏹瀉如式  
者、况於鄉村農戶、身無餘錢、方其仰求富民、高下惟



命、或質衣物、或爲傭力、以穀準值、或貸穀立息、秋成  
而償、安能挾貲從官乞糴、十邑之遠、戶口百萬、遠者  
四五百里、豈能趨赴郡治、強半城中、百萬戶口、誰非  
吾民、平糴之利、不能及遠、官自賤糴、富民自高估、數  
百舟之糴、欲平千里之穀價、此猶以勺水救燎原、故  
曰市衢富民、受平糴之利、而不能及市衢之小民、與  
力耕之饑戶、夫今之擁倉廩、待厚值者、皆列縣之富  
民、非商舟也、欲平糴價、先自富民、不自商舟、欲富民  
賤糴、先禁注洩、欲禁注洩、先自屬縣、不自關津、且官

天佩子集 二十六  
與民市利不歸民始賤糴於商商不樂繼市米於民  
民不便胥吏因緣爲奸故曰重困商舟厚利胥役而  
富民之高估如故然則遇糴可乎曰律無遇糴之條  
曩撫軍爲巡南時嘗評之虔監司矣今自九江而  
下仰給武黃長沙自池州而下仰給江廣自金陵而  
下仰給安慶廬州自淮而北仰給江甯自南昌饒撫  
而下仰給袁贛而饒州爲甚饒之陶日御供器在焉  
食指百萬待袁贛而給至於吉之萬安太和容戶寄  
庄又散在會昌瑞金信豐諸境卽以贛令言之贛令

籍姑蘇蘇之士紳每遇編審有免田數千畝於松江  
常鎮諸縣者松江常鎮之士紳免田於蘇亦如之又  
有免田於浙之嘉興平湖者若縣從遇糴則諸所免  
田皆不毛之產乎抑鳥飛馬馳無藉於汎舟之役乎  
且贛土饒穀俗少逐末雖品官命婦完稅供差恃糴  
而濟山嶼嶂谷舟車不通糜穀爲酒取其輕便載入  
他境閉糴則穀滯滯賤傷農故曰遇糴不便也然則  
若何曰秋冬穀賤撤關通商聽其所之春夏之或舊  
穀將盡新穀未升穀價果騰方爲之厲禁道檄府府

檄縣縣檄各村村民自爲環守大者六七里小者二  
三里無使越境此法行之其便有八大約千竈之村  
必有數千石之富民可以食千竈百竈之村必有數  
百石之富民可以食百竈富民善心計秋冬穀賤中  
家不能待常苦賤糶富民閉廩待價春夏之交廩粟  
有餘沽丐必廣其便一以各村之貧戶禁各村之傍  
泄舟糶不至蹄踵肩負竹筏之入深溪曲澗者支逕  
皆絕其便二外糶不通富家俯就貧民或質衣物或  
準備值或立息券計口足哺不必身有餘錢其便三

物價貴賤千里相應千里之村各自爲禁不待官爲  
抑勒其價自平其便四惠潮汀吉界上之民去巔絕  
遠官府但用文書一紙無煩算商無煩官市平糶之  
利遠近俱沾韓昌黎所謂令脩於庭戶之間而民自  
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其便五各村之民周知本村戶  
口民能自食者幾人孤老疾弱貧不能自食者幾人  
富民之可贍人者幾家僧道士之餘粟可食民者幾  
家本村有餘推及鄰村大小近地互相接濟聽其補  
泄其便六先期曉諭商舟自却寄庄客田春夏之先

已歸本境如其有餘讓糴本村容用不致失業其便  
七富民積穀至於春夏雖勒使就平較之秋冬其價  
必昂但不致日增月長富民亦無大損其便入此土  
策也請問中策曰按糧索籍糧以百以千以數十石  
計者其穀必餘官發平價使赴兌於倉里役具饑戶  
之數以聞於官官貸穀於饑戶秋成而償其貸也必  
以穀無使春治爲米致糠粃插和胥役受什一之息  
其償也必以穀無以償以償則有勒使鎔瀉及增價  
增耗之累然按糧發糴巧者賄脫中人之產糧籍似

多內實枵虛一槩發糴有類科派僻遠小縣奉行不  
恪富民騷動鄉村農民貸穀於官伺候胥吏瞻望顏  
色方其報也里役有費及其償也倉收有費故曰中  
策請問下策曰不治其源而阻穀舟於關津使居民  
如其糴之價而收之然舟來遠矣虛上游數邑之鄉  
村而至於關關城自飽鄉村自饑譬如覆水豈能復  
及其故地此一隅之惠非全贖之利也故曰下策然  
則古平準之法何如曰今不可行矣古者吏民相親  
能周知其戶口多寡有餘不足之數今也如胡越人

天備子集 三十九  
不相識古者國用經費有餘其賤收也是以備境內  
之乏及其費於民也如民自相補救今京邊存留  
額徵支散常苦不給其收也何以待之且古者時其  
物賤而收之非如今之賤收於商抑其原糴之價而  
強奪之也無已則請自贛令始吾觀贛縣之贖冊米  
以七石九石計者頗具歲可數千金此祖宗朝備  
賑之遺法捐之爲糴本咄嗟而辦贛令果賢其能率  
先十一縣令長爲之倡乎吾不能無厚望矣

跋于文定公筆塵一條

萬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桢論劾臨江知府錢若  
賡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上大怒下所在逮治數  
月不報有旨數趨閣臣令從重問擬江右勘者論  
以永戍上意少之使中官持本送閣命票極刑閣  
臣再三執奏上不可手批決不待時閣臣再奏若  
賡所犯不至此卽處以極刑亦緩至秋後方今春和  
發育望體生物之仁上命申使語閣臣曰彼殘許  
多人命都是秋後否彼奈何不體生陽發育之仁心

閣臣無以對已而又上揭力救詞至迫激上不得已從之令監候處決時以主上恩威並用人心悚服蓋上春秋已長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絕酷烈此本盛德事第一二老臣恐開輕殺之端再三執奏其實若賡之死罪有餘辜不足惜也予嘗與相知論此事以爲劾之者與救之者皆非也何也若賡性本殘刻當江陵未政以此求知又怙同里相公之勢恣行無忌曹中丞者平日不敢戒諭至養成其惡度不可已不得不劾又恐其有內主輕論不足以傷則撫

拾如許以重其罪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輕易登於奏牘且一郡守三年殺人命如許爲撫按者所主何事而不早覺察故曰劾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貴之言以爲文吏持柄相黨護乃一郡守殺人二百而閣臣法司臺諫相率救之令上有黨護之疑後卽有無罪被誣者亦不可救矣此謂爲有罪者決網而爲無罪者設鉤也又有甚焉老成慮事恐開妄殺之端是矣令人主曰一郡守殺人數百罪不至死使爲天下主者妄殺一人則羣然爭之是天子不如郡守專也此念

天倫子集 四十一  
一動後卽用重典繩下亦不可救矣此其輕殺之端而開重法之原也故曰救之者非也一介諸生叨有民社之寄視民命如草菅是誠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無陰譴耶予爲此說非刻也厚也錢四明人余閣學之邑子而新都許閣學之門人也  
右于文定公筆塵中所載萬曆甲申江西知府錢若賡事愚謹莊誦始末仰窺神祖皇帝仁覆如天加意民命此四十八年享國長久之基而當時一二閣臣不能將順聖意爲後世屠伯乳虎之戒誠可

嘆也然以劾者與救者同譏則愚不敢阿私其說身爲巡撫坐視屬官殺民至二百有奇卽形諸白簡而民之死者已不可復生矣若復以劾之爲非是必欲使凡爲巡撫者飾非文過蔽護不言以欺君父而後可也此豈大臣之言爲曹公者但當另疏自劾自言其不早發之罪爾然當時閣臣四明余文敏爲若賡之鄉人新安許文穆爲若賡之座師而巡撫曹公不畏輿援不避情面卒致若賡於獄此皆先輩體國爲民之意高山仰止誠吾師也崇禎九年四月望

賀莊太尊到任啟

代鄭舅作

五馬東來、炳人間之福曜、雙熊北錫、擎天上之恩書、  
萬戶歡迎、百城胥慶、况於門籍、可伍等倫、恭惟老公  
祖台、臺海內人豪、江東間氣、龍文扛百斛、秀鍾鐵甕  
昆陵、卓政協三殊、春遍藕湖、松洞顧分符、幾載已冠  
屬城、治行之先、而為郎數年、又在漢廷、公卿之表、至  
于鳳毛濟美、共聽孔鯉之異同、而麟趾呈祥、又觀伯  
禽之拜后、簪纓世顯、冠帔代榮、今者公厭承明之廬、  
而帝重股肱之郡、文昌福地、果瞻貴相於魁垣、羊角

洞天再聚神仙之窟宅。豈特紅泉碧澗。寄風月于山川。行見香稻黃柑。浹郊原之雨露。而台旌褰帷。東侯之始。則子賤補官。北去之時。敬具鱗緘。以申燕賀。再惟二天之庇。特有九頓之陳。憶昔長安。曾共看花之馬。今日薄宦。真同上竹之魚。雖汪湛棠陰。幸塵氓之有主。而蕭條蘭樹。痛門戶之無依。適聞宗師將較闕于撫郡。竊念弱子幸溫。竽乎童收。取嬰兒而挾江。非故信其善泳。乃生子而舉火。實亦恐其似予。倘山斗之不遺。斯箕裘之有托。敬於楮末。謹佈葵傾。喬嶽高雲。本爲及時之雨。樓臺近水。乃有得日之恩。

代汪進兵器表

天啓三年某月某日巡按江西監察御史臣汪泗論  
謹奏爲遵例賫貢盛甲若干副弓若干張箭若干枝  
雜兵仗鎗刀鏡牌若干件謹差某官奉表賫者臣泗  
論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竊惟今日東方之變莫如  
足兵爲先頻年以來師徒屢挫三戰三北不能殲封  
豕而斬長蛇議餉議兵無異奉漏卮而沃焦釜近以  
經臣撫臣之異計乃致日勦日守之未諧如欲深討  
窮追則未見千里決勝之將而寡謀輕舉豈能探虎

穴以探虎子若其畫疆自守則坐消百萬金錢之積  
 而成敗莫決何殊使狐指而使狐狸且內地之租賦  
 日增兼川蜀之瘡痍又告倘諸邊乘釁而動則士卒  
 有警豈止數處之風寒即西魯聲藉可援而諸彝分  
 功又慮一秦之復立如臣愚計宜先自強亟厚積儲  
 速蒐軍實一求長平冠軍之方畧一行晁錯克國之  
 遠猷人事未修則養威持重天時既至斯取亂侮亡  
 緬維國家之待邊浸成今日之凌替始也兒憐而  
 獸擾遂致文恬與武嬉不獨將無可馭之軍抑且軍

無可授之器春防秋防之領給半冒破于交支丁字  
 戎穿之庫藏時消移於折色竹非無穎不備穿札之  
 良材牛則有皮豈堪于思之再棄臣泗論神馳遼海  
 身歷鄱江謹以私錢糾集工匠雀擇神質用昭幹族  
 之能魚肚燕翎稍極精鏐之選昔漢有大黃參連之  
 號而李廣圍以却胡素備後猊掠陣之方而世忠傳  
 其遺法臣不能遠師前哲特創巧竒又不及躬履行  
 閱親冒矢石稍致子年之戀聊效卜式之忱伏願  
 皇帝陛下以信賞必罰為用人之樞以清心寡欲為



原件短缺



行政之本省無名之賜予以飽宿士罷深宮之游幸  
 而志封疆既使訐謨集于衆思又戒成功廢乎議論  
 則不特區區邊境在我目中即西北河湟可計日而  
 定而億萬千載將自今始基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  
 謹遣官贖貢兵器隨表上進以聞

池陽孫師古見訪山中兼以制藝見教因同入  
 郡城謁家舅氏二茲及丘毛伯侍御俚調絕游

并呈政

幽居事刪錄册塹對南牕猶如古士師刑賞服與章  
 大者含元氣小者廉而莊晉魏迄陳隋鳴聒等鶯鷄  
 傍及舉子業癡憂日以痒大雅久不作江河悲濫觴  
 有客叩我門眉目清且揚遺我十二篇字字皆琳瑯  
 龍文輕百斛健筆凌穹蒼花露鮮朝日急勢若懸梁  
 主人斟濁醪羞澁面無光挑燈細論文星斗發寒芒

我歌且長嘆此道正蕪荒昔友陳與羅巨刃摩天揚  
 蛟龍盤大幽鬼語爭割強凌獵經與史嘈雜奏笙簧  
 近者思簡淡淨洗十年藏先民有典型震澤方垂裳  
 古貨今難售判羊亦無益客嘆吾言好去臭如辛薑  
 平明入郡城騰踏走鞍韁寂寞舊青侯於我稱渭陽  
 晤言雖永久隱顯各殊疆始知天路艱嶮巖如羊腸  
 終思用趙人輸賦無餘糠丘生髯而狂冠蓋方洋洋  
 詆訶及故友吾道未云傷蘇張各有時晦處任吠龙  
 深夜宿虛室四壁惟明缸火輪雖未飛皎月度前廂

感此不成寐終宵起徬徨天明分塗去勉旃顧自費  
 遲爾三十秋相和鳴鏘鏘

山無名孤峯出幽谷  
 志當每入  
 風自海  
 鳴比烈  
 石  
 特  
 卷之十  
 四十九

我歌且長嘆此之士無竟音友陳與羅 四十一

蛟龍盤大樹鬼語爭割強凌穢世與史嗜維奏笙

近者懲簡欲淨洗十年蕪先民有典型震澤方

古貨今難售判羊亦無言客嘆吾言好去臭如

平明入郡城騰踏走鞍輻寂寞替青淡於我稱

暗言雖承久隱顯各殊疆始知天路艱險賊如

發思用越火輪賦無餘糠丘生露而任冠恭方

紙詞及故友吾道未云傷燕燕各有時悔處任

雲爾三十沐沐味點澁澁火輪雖未飛殿月夜

海北不列蕪絲宵跋寄野天門令坐去煥灑爾

題鄭超宗四蘭

介石何峻叢蘭附之我思君子剛中文明 右懸崖蘭

空山無人孤芳獨潔春日載陽風雨未孽我觀斯像

其志常舒 右晴蘭

飄風自南拂彼幽人我形離披我芳不歇世亂思賢

雞鳴比烈 右風蘭

相彼拳石臃腫醜質幽蘭生之盤曲自直受命於天

衆芳之特孰謂伊人而可阻折 右頑石蘭

雨夜同溫九卿飲羅文止家歸為仲輝年姪書

天保二集  
扇作此誌勗

小雨潤如酥微燈對壁下索書不成字筆性隨拙者  
鄴架富鍾王龍鱗雜敗瓦因思此理同牛溲與渤馬  
大海匯百川逢源自瀟灑願代勗學篇採掇時盈把

感懷

丙戌八月易簣絕筆

包胥不復秦廷哭葵丘芳草連天綠夷吾夷吾不再  
生紛紛狐兔逐麋鹿嗟哉昂藏我丈夫欲挽天河力  
不足抱琴彈操淮水儼盡是昭君馬上曲

天傭子全集卷終



